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癸

情

宋玉高唐賦一首

神女賦一首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曹子建洛神賦一首

詩甲



補亡

東廣微補亡詩六首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

勸勵

韋孟諷諫詩一首

張茂先勵志詩一首

賦癸

情善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者本質也情者外豫也於是最末故居於癸也

高唐賦一首

并序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

善本有於字

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

上獨有雲氣萃

悲

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

濟曰高唐觀名懷王時游雲夢夢見神女自稱巫山神女乃於山下置此觀焉崢嶸高舉兒言雲之高舉變轉容色

善曰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薺也在南郡華容縣其間有臺館爾雅曰萃者屢屢仕謂山峯頭龜昂然言雲氣形

似於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玉曰何

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

曰妾巫山之女也

善曰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

懷王遊於高唐晝寢夢見與神遇自稱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為置觀於巫山之南號為朝雲後至襄王時復遊

於高唐為高唐之客

善曰自言為高唐之客

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

善曰

薦進也欲親於枕席求親昵之意也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

丘之岨阻善曰山南曰陽土高曰丘且為雲朝暮為

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音戶良曰朝行雲暮行雨皆神女自稱陽臺神自言之實無有

也善曰朝雲行雨神女之美也且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日

至朝視之女見雲雨之象故為立廟號朝雲之廟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王對

曰其始出也暉暉音時翰曰若松栢栢音時翰曰栢茂盛貞言朝雲茂盛如松栢也善曰對茂貞

栢直其少進也晰折折音時翰曰若姣姣音時翰曰姣美秋袖也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

兮改容偈樂兮若駕駟馬建羽旗銖曰晰白姣美秋袖也言雲之勢色

變化如此善曰晰昭晰謂有光明美色揚袂舉袖也如美人之舉袖望所思也韓詩曰偈榮從也居竭切疾驅兒

也周禮云析羽為旗謂破五色鳥羽為之湫湫音時翰曰湫小兮如風淒兮

如雨風止雨霽才雲無處所濟曰湫淒皆涼也言雲氣如風雨之涼也霽晴也善曰

湫兮涼兒詩曰風雨淒淒郭璞爾雅注曰王曰寡人方今令南陽人呼雨止為霽爾雅曰濟謂之霽

可以游乎玉曰可也善本無也字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

矣臨望遠矣廣矣昔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泉

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良曰言神

之所居高敞廣遠可為萬物之祖至於怪異奇美不可具論說也善曰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廣閭也普

徧也徧也祖始也言萬物皆祖宗生此土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

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翰曰疇匹也言不可比匹也互曲也其道曲折

善曰言殊異於常無物可儀比比類也赫然登嶢巖而下盛見道路交互曲折曾重也謂橫斜而上

望兮臨大砥音池善本之稽畜水翰曰登高下望臨太陵善

曰曉巖而勢不生草木說文曰秦謂陵阪曰陴遇天雨之

周祖曰以瀦畜水也字書曰穡積也與畜同

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漚音洵洵許其無聲兮潰胡淡淡

而並入向曰天雨初晴百谷之水皆騰涌淡淡並入蓄水

孤畝銑曰麗著畝隴也言風起吹波如孤隴之勢似著於

波騰見潰水相交過也說文曰洶洶涌也謂水滂洋洋而四施

兮蒼孔鄔湛湛而不善本作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

對黃帝曰辛風暴雨風吹水勢波落而隴起言風吹水勢

浪文如孤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劫會濟曰會合也

擊波濤自相迫隘交引而却會善曰言水之勢粹中

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良曰碣石海畔山半在水

中言此水波濤澎湃然而起

爾如望碣石以浮海也善曰碎聚也謂兩浪相合聚而

中高也言水怒浪如海邊之望碣石碣石山名也已見上

注礫歷礫烏罪切善累累盧而相摩兮燈震天之磴磴蓋

言水急石流自相摩礫聲動徹天說文曰礫小石也礫礫

礫衆石見礫聲也字林曰礫大聲也巨石溺溺之漣漣仕漣角兮沫末潼潼同

而高厲向曰水觸大石溺溺而之漣漣而下感沫潼潼然

高低兒潼潼高完厲起也善曰巨石大石也溺溺沒也漣

兮洪波淫淫之溶溶音曳說文曰溶溶水滿也紆回也

湑去遠兒溶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普蓋反濟

相擊其狀若雲又與聲霈霈而然上林賦曰穹隆雲橐義

出於此纂文猛獸驚而跳條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

兕失氣恐喙許機鵬鶚鷹鵠飛揚伏窳良曰禽獸聞水聲皆驚駭奔竄善曰妄

謂不覺東西漫走竄走也股戰脇息安敢妄摯翰曰摯執說文曰鵠驚鳥也與照切也言獸股

戰鳥禽氣皆不敢攬執善曰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

鏡曰水族驚出陸處皆為日暴於渚之陽善曰水蟲魚鱉之屬驚而陸處方言曰曝暴也蒲卜切巫山所臨之渚

陽水北暖言魚鼈游焉鼃鼃鱣連鮪美于交積縱橫皇振鱗奮翼蜚蜚

於蛇蜿表中阪遙望銑曰皆失勢去水相望於中阪之上危蛇蜿表中阪之見上言水中蟲盡

蜚蜚色說之中阪之中猶未至山頂玄木冬榮煌煌熒熒

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巾林鬱盛葩葉善

作華覆蓋雙椅奇壽房科渠幽切善枝還會濟曰雙椅合枝也房實也利枝

交枝也善曰煌煌熒熒草木花光也榛林栗林也葩花栗花長與葉間生自相覆蓋也雙椅椅桐屬也垂房花作

房生也房椅實也還會交徙靡澹淡隨波閣上鵲愛東

西施翼椅倚柅女倚切善豐霈言林木繁茂隨風波而動

如羽翼之布倚柅柔弱兒豐霈言多也善曰徙靡言枝往來靡靡然澹淡水波水紋也閭藹者言木蔭水波閭藹

然也東西施翼者謂枝四向施布如鳥翼然言東西西南北可知其林木多也倚柅柔弱兒倚於宜柅於危切切

葉紫裹去朱莖白帶音帝翰曰裹實皮也帶花纖條悲鳴

聲似芋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籟音籟向曰纖細也風吹籟籟也銑曰清濁者小人也五音之變轉也四會謂四方

之聲與之相會合也善曰左氏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清濁小大以相濟也吹小枝則聲清吹大枝則聲濁五變

五音皆變也禮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四會四縣俱會也又云與

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

酸鼻翰曰音聲感傷人之心使孤子寡婦增其悲怨酸鼻將泣兒善曰言上諸聲能迴轉人腸傷斷人氣禮記

王制曰小而無父謂之孤寒心謂
戰慄也酸鼻辛酸欲出也鼻
人善本作失志向日長吏賢士聞此聲皆廢官而失其本
志不知其本為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卒醉
反良曰瘁病也善曰登高心瘁此
下謂至山上高處未至觀也瘁病也
磴磴五哀反磴曰盤盤統其岸也噴吼磴磴皆山之峻大
磴兒振陳謂陳列於其傍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噴吼
鐵山也振字當作振字音振
振整也陳列也磴磴高兒
盤石險峻傾崎欺崖隕徒巖
軀驅參差縱橫相追濟曰皆山勢騰秀之良善曰廣雅
阪子善本作橫梧去善本皆穴偃蹠音隻良曰阪山角
也言山角橫逆臨危背深偃蹠塞人徑也善曰廣雅曰阪
角也偃蹠言山石之形背穴偃蹠塞如有所踏也許慎淮南
子注曰蹠蹠也梧逆也攻有橫石逆當交加累積重疊增
其前背卻也穴孔也卻又當山之孔穴

益狀似砥止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善本作

炫縣耀羊虹蜺翰曰言山峻嶮如砥柱也砥柱山名芊芊
交加者言石相交加累其上別有交加之勢在噴吼崖

上重益其高砥柱山名在水中之柱然此崖岸在巫山下
者似砥柱山然說文曰俗望山谷千青也

于與芊古字通言山高如虹蜺炫耀其上俯視崢嶸善本
字嶸窒呼寥交力窈冥善曰廣雅曰晴嶸深直見窒寥空深

勞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向日言谷之深邃不見底但聞松
聲聞松傾岸洋洋立而熊經熊曰洋洋流聲岸傾水急觀者

樹而立其身儂佻善曰言岸既將久而不去足盡汗出
傾水流又迅故立者恐懼而似熊經

濟曰久立其傍恐懼皆流汗至足善曰謂阻悠悠忽忽
險之處人所懼見心自戰懼足下流汗而出也

惴超惴自失善曰悠悠遠自忽忽迷自言人神悠悠然遠
迷惑不知所斷王逸楚辭注曰惴惴恨息

惴超惴自失善曰悠悠遠自忽忽迷自言人神悠悠然遠
迷惑不知所斷王逸楚辭注曰惴惴恨息

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奔育之斷不能為勇良曰賁謂孟賁育謂夏育

皆秦武士對比懼不能為其勇斷善曰動驚也言無有故對此而驚恐孟賁夏育史斷之士今見此嶮阻亦不能

為勇也斷卒措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倚史莘莘所若生於

鬼若生於神翰曰愕驚也言其異物卒然而出令人驚怪不知來縱縱莘莘然從如鬼神出入矣善曰

卒七忽切爾雅曰選見也子故切愕與選同言卒然復有驚愕之異物從旁而出不知所從來也縱縱莘莘眾多之

兒言不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

側地蓋底止平箕踵漫莫行以芳草羅生向曰異物之狀不可盡陳說也

銑曰山之形如斂箕之掌而寬大其上芳草羅列而生善曰自此已前並述山勢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底平也箕

踵前關後狹似箕衍平秋蘭芷善本作蕙江籬善本作載兒言山勢如箕之踵也

菁音青荃七射夜干揭起車居苞并濟曰皆香草名善

則也皆草名已見上射工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

烏蓮草也苞并叢生也良曰薄草叢也夭夭美兒越香謂香氣遷越掩掩香氣兒

善曰靡靡依倚兒夭夭少長也越香言氣發越掩掩言同

時發也衆雀嗷嗷款雌雄相失哀鳴相號良曰雀鳥之通稱下欲論鳥故

先言其聲也王睢鸛黃正冥楚鳩姊

稱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皆當年遨遊皆

戲也善曰王睢鸛黃已見上方言曰或謂黎黃為楚雀廣雅曰楚鳩一名睢鸛爾雅曰雉周郭璞曰子雉也出蜀

中或曰即子規一名婦歸雉胡圭切思婦亦鳥名也地理志云夷通鄉北過仁里有觀山故老相傳云昔有思婦登

北山絕望愁思而死因為名垂雞未詳高更唱迭和赴

曲隨流向曰言鳥之喟和與流水合度善曰赴曲者鳥曲有方之士羨門高谿善曰史記曰方士皆掩口杜預左

往自會

良曰言如風雨之疾王至廟如發其蒙自暗與神相會

與神女

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

聖之路以補思慮之不及其進仕用其謀策輔已不逮此又陳諫於王也

精神察

善本有延年益壽千萬歲

向曰鬱滯也言今與神會九竅通暢精神得以

神女賦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

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

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

知何意

銑曰晡夕晚夕也紛紛擾擾神志陵亂兒善曰晡日跌時也恍惚不自覺知之意所喜忽然喜悅

目色髣髴卞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

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

狀如何也

善曰如有可寄識也罔王善本作王玉字曰茂矣美矣

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

瑋態不可勝讚

善本作贊字濟曰瓌美其始來也耀乎若

白日出照屋梁

善曰韓詩曰東方之日薛君曰詩其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

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

善曰毛詩曰月出皎兮毛須臾之

間美貌橫生燁乎如花溫乎如瑩

榮良曰瑩玉神女之

善曰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逸論語曰五色並馳不

可殫丹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縠盛

文章韓曰綺縠羅縠也言衣服盛多文彩也善曰極服

妙綵照萬方振繡衣被桂主裳穠不短纖不長向曰穠肥

長短合度善曰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步裔裔兮曜殿堂

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嚙被服佻他外薄裝銖曰裔

婉若游龍乘雲翔謂輕妙婉弱也脂美佻宜也善曰裔裔行兒婉美兒方言曰裔美也說文曰佻好也與婉同又

佻可也言薄沐蘭澤含善本作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

卑調心腸濟曰言性靈和適心腸調順宜侍君旁善曰

王旁卑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妖善本作麗兮含陰陽之渥良曰渥飾謂

之美飾也善曰言神被華藻之可好若翡翠之奮翼其

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嫵嫵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

無色毛嫵西施皆古之美妓也若對此神女則必鄣袖掩

面不敢程比姿式善曰慎子曰毛嫵先施則天下

之美妓也衣之以皮俱則見者皆走易近之既妖遠之有

之以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

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翰曰既妖美

法殊異正合侍君也孰誰也言誰能尚也善曰近看私

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思踈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

狀其狀峨峨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

向曰莊敬姝美也言豐盈敬美顏色溫潤如玉善曰暢

銑曰眸子瞳子也炯朗也瞭目明也眉聯娟似蛾揚兮朱唇

的其若丹微曲兒素質幹之醲龍女寶兮志解泰而體閑

既婉委居爐獲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良曰婉閑爐靜也

之處婆娑放逸良善曰言志操解散奢泰多閑不急躁也謂在人中最好無比也婆娑猶盤桓也說文曰婉閑體

行也五累切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

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韓曰宜置高殿之上翼然使放縱

聲也翼放縱兒如鳥之翼隨意放縱穀今之輕紗薄如霧也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

之將瀾向曰流波目視良言如流水欲為波瀾善曰奮

長袖以正衽而兮立躑躅而不安銑曰言奮去長袖以正

側兒善曰說文曰澹清靜其情一愿本作嫵字兮性沈

詳而不煩濟曰愚閑雅也言澹然閑雅沈默詳審不煩亂

而和淑也不煩不躁也惜已見魏都賦嫵已見洞簫賦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

得愿音元善本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善曰原

意欲似近而心靜不測是復為遠也褰余幃而請御兮

願盡盡善本作之惓惓音推良曰惓惓也惓惓盡心兒懷

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韓曰卒終也終與陳嘉辭

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

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瑩瑩善本作以無端含然諾其不

分兮喟揚音而哀歎平頻音普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

于向曰亨通也言神雖許通竟未結愛也鏡曰頻色于求也言顏色薄怒自守持則不可犯觸而求之善曰精

神也末結猶未相著覺然有端次不知何計分當也言神女之意雖含諸猶不當其心廣雅曰頽色也音匹零切斂容也蒼頡篇曰薄微也提頽色自矜持也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翰曰言神女搖鸞珮整容顏命女師女婦德今神女亦有教也毛詩序曰尊敬師傳可以歸寧父母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為傳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音向曰首向也言將去未行之間又迴顧相目略微躬精采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副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鏡曰訖究皆盡也遽急也神光彩相授與也猶未即絕怖覆謂恐怖而反覆也左氏傳豎頭頽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處急也言去不住也徊腸傷氣顛倒失據上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

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齊曰徊腸傷氣惜離別也闇然冥忽失所夢形象也言此懷抱誰人可言悵惆至明而求之也善曰毛長詩傳曰據依也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并序

宋玉翰曰宋玉假設登徒子之詞以為諫也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善本無王短宋玉曰良曰登徒姓也子美稱也

短謂言其罪闕善曰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稱戰國策曰孟常君至楚楚獻象牀登徒送之高誘淮南子其罪闕也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善本作又性好色

翰曰言玉容貌美麗能為幾微之詞善曰閑靜也麗美也微妙也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論語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

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詞所學於師也至於

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善曰遣自有說

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

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善本無東家

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

朱則大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向曰眉色如翡翠之羽肌

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腰如來素齒如含具銑曰素白具

齒如齊貝具海螺其色白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濟曰

兒陽城下蔡楚之二郡名蓋貴人所居中多美人故以為

之貴介公子所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善曰

曰窺傾頭門內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力耳善牛唇

歷齒良曰齟齬謂語而露齒也歷齒謂齒稀疎善曰莊

子曰蓬頭突鬢爾雅曰攣病也說文曰齟張口見齒

也歷猶旁行蝸央僂僂又疥且痔雉翰曰旁行行不正也

後病也登徒子悅之使有五

子王熟善本作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

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隣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

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向曰章華大夫亦假言之

德不如如此善曰章華楚地名大夫楚人入仕於秦時使

襄王愚鈍也亂昏也邪僻也言昏鈍邪僻之臣章華大夫

自謙不如彼之登徒所說也言宋玉之所說鄰女美色憑

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

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銑曰九土九州也五都五方之都善注同

出咸陽熙耶寒鄆丹從容鄭衛漆臻洧美于之間濟曰熙猶

洧二水名其中鄭人游觀之地善曰熙戲也毛詩曰漆與洧方渙渙兮毛長曰漆洧鄭兩水也是時向

春之未迎夏之陽鷦倉鷦庚皆皆群女出桑良曰鷦鷦

鳥聲言羣女出游於桑也善曰毛詩曰桑者閑閑兮此郊之妹華色倉庚皆皆又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

含光體美容治不待飾粹翰曰妹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

遵大路兮攬子祛音墟向曰大夫自稱觀麗者稱詩以贈

同歸也祛袖也善曰毛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兮稱此詩者此本鄭詩故稱以感動贈以芳花辭

甚妙銑曰芳花芳草也折芳誦詩以贈游女於是處子悅

況往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

含喜微笑竊視流眄濟曰處子女子也言若有相望而又

善曰謂折芳草之花以贈之欲贈芳華恐不受故先與妙辭以進之處女未嫁者悅失意之兒體疏相離殊遠謂異

於木贈花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齊俟兮惠音聲

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良曰處子稱詩以答大夫也寤見

以待惠和之音而今贈我大路之詩我則不如無贈善曰復報也寤覺也鮮榮華也喻少年之盛齊莊也言自絜

兒矜莊而待惠音聲如此謂贈以芍藥花欲結思情而女不受毛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玄曰則已之生不如

不生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詞相感動精神相依

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楚故足稱也

於是楚王稱善宋王遂不退翰曰雖以微詞精神相感而

故足稱於王也善曰微辭謂向所陳辭甚妙者若即所登徒言多微詞宋王雖不違大夫之顧義而不同登徒之

好色故不退也

洛神賦一首 并序

曹子建

也初封東阿王後改封雍武帝第三子

陳思王洛神謂伏犧氏之女溺於洛水為神也植有所感託而賦焉 善注同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

宓妃

翰曰黃初文帝年號京師洛陽也還還雍丘也斯水洛水也宓妃伏犧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感

宋玉對楚王說

善本無說字

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師

善本作域

言歸東藩

銑曰京師洛陽也東藩雍丘也藩者猶為國之藩籬 善曰魏

志曰黃初三年立植為鄴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維陽宮

然京城謂維陽東藩即鄴城魏志反 背伊闕越轅還轅表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

經通谷陵景山

濟曰背遠也伊闕龍門山越踰也轅轅坂名通谷谷名景山山名經謂涉歷也 善

曰伊闕轅轅已見東都賦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曰有大谷舊名通谷河南郡圖經曰山緱氏縣南七里

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

善本作廼字

稅駕乎蘅

胡

臯秣駒乎芝

良曰殆危煩疲也焉疲故車殆也稅舍也蘅臯香草之田沃也秣駒飼馬也芝田地名也 善曰蘅杜蘅也臯沃

也嵩高山記曰山上有神芝十客與乎陽 善本作揚字 林流眇

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

翰曰言精神思緒忽然移散

善曰揚林地名

生多揚因名之移變也情思消散如有所悅

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觀一麗人于

巖之畔爾廼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覲於彼者乎彼何人

斯若之此

善本作此之

豔也

向曰覲見豔美也 善曰未察猶未的審所觀殊異毛詩曰彼何人

斯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則君王之所見也

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

鴻婉若游龍向曰神女之體翩輕如驚鴻婉媚如游龍也

神女賦曰婉婉遊龍乘雲翔翩翩然榮曜秋菊華茂春松

若鴻鴈之驚婉婉然如遊龍之昇朱穆鬱金賦曰比光榮於秋菊齊英茂於春松

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

外朝霞濟曰言輕妙光彩似之太陽日也善曰正歷曰太陽日也迫而察之灼若芙蕖

出淥波穠纖得中善本作哀字脩短合度良曰迫近視之灼然如蓮花出淥波也

曰穠肥纖細也言肥細長短正合體肩若削成腰如約善

度善曰神女賦曰穠不短纖不長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向曰言肩膊如刻削而成也

作束項也皓白也言長項質白皆露之也善曰削成已見魏

都賦登徒子好色賦曰腰如束素束素約素謂圓也楚辭

曰小腰秀項若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期芳澤無加鈿

華不御銑曰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鈿華粉也言不施於首面也

燒鈿成胡粉張平子定情賦曰思雲鬢峨峨脩眉聯娟濟

在面為鈿華芳患離塵而無光雲鬢峨峨善曰毛詩曰鬢髮如雲神女賦曰眉聯娟以蛾揚蛾峨高

如雲也脩長曲而細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靨靨於輔承

權良曰眸目善睐謂美瞻視也權頰也言靨文之生輔承

牙宜笑鳴王逸曰美人頰有環姿豔逸儀靜體閑翰曰言

逸威儀體德皆閑雅也善曰神女賦曰環姿瑋態又柔

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善本作骨像應圖向曰言情

於言辭骨法人像皆應圖相善曰柔弱也綽披羅衣之

璫粲兮珥

二音

璫碧之華琚

音居

璫曰璫粲明淨兒珥猶

日璫衣聲山海經曰和山其上多璫碧也琚琚也

毛詩曰報之以璫璫毛萇曰琚琚玉石

戴金翠之首飾

綴明珠以耀軀

翰曰首飾謂釵冠之屬言黃金翠羽裝其

綴明珠以耀軀

司馬彪續漢書曰太皇后花勝上為金鳳以翡翠為毛羽

步搖貫白珠八劉駒駭玄根賦曰戴金翠珥珠璫劉熙釋

名曰皇后踐遠游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

綃薄縑也裾裾裾也善曰繁欽定情詩曰何以消帶憂

是下雙遠遊有此言未詳其本神女賦曰動霧縠以徐步

綃已見微幽蘭之芳藹兮善曰芳藹芳

上文微幽蘭之芳藹兮善曰芳藹芳

步踟躕於山隅於

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

兒言映幽蘭徐步徘徊於山之隅角濟曰縱體輕舉之兒

嬉游止旄旌屬舉以號今桂旗謂以桂為旗竿也善曰

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又曰辛夷車兮結桂旗攘皓腕於神滸

古兮采湍瀨之玄

芝

良曰滸水涯也洛神游之故云神滸玄芝黑靈草也

善曰毛詩曰在河之滸毛萇曰滸水涯也本草曰黑芝

一名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

託微波而通辭

翰曰悅其美恐不見眷故心振動不樂既

善曰毛詩曰願誠素之先達解玉珮而要平之嗟佳人之

言脩羗習禮而明詩抗瓊瑤

帝徒以和予兮指潛川而為期

向曰願達心素故解所佩玉乃將要而與之歎神女脩信

習禮抗舉瓊玉以應和我指所居之川為期會瑤玉也水

居曰潛善曰要屈也佳人信脩整習禮謂立德明詩謂

善言辭古人為信指水為信如有白水之類也瑤玉也

潛淵謂所居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

兮悵猶豫而狐疑

統曰靈神也言我持款誠於神恐此神

甫玉珮行數步珮亦失女亦不見感此事恐復如之故悵

情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則恐人來害之每預上樹
久久無度後下領史又上如此非一故不史者稱猶焉一
日隴西俗謂犬子隨人行每預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侯故
言猶豫也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水行且聽且渡故疑
者稱狐**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
倚彷彿善本作傍字**徨**濟曰言收靜容志以禮自持約也良曰洛
也子建自防持也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河靈河伯也東阿所謂洛靈**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疎**
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翰曰言神之光彩或明或闇
舉以迅赴若離鵠之失群言如鶴鳥之立望**踐椒塗之郁**
烈步衡衡薄而流芳向曰椒塗以椒泥飾道也郁烈香氣
以流芳也善曰椒塗衡薄言芳香也郁烈香氣之甚**超長吟以求慕兮聲哀厲而**
彌長爾迺眾靈雜還徒合**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

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

之無匹善本有兮字**詠牽牛之獨處**銑曰眾靈眾神也雜還言

謂舜妻娥皇女英游女漢水神也皆攜游戲匏瓜星名獨在河鼓東故云無匹牽牛星名在河之傍其織女相隔故

云獨處此惣無仇儷之耦故歎詠之以感陳王善曰厲急也雜還眾兒二妃游女已見上文史記曰四星在危南

匏瓜牽牛為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不與織女值者

陰陽不和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之傍七月七日乃得一會阮瑀止慾賦曰傷

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俱有此言然無匹之義未詳其始**揚輕袿**圭**之綺靡擊脩袖**

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武生塵向曰

人之上服也迅疾也言疾如鳧鳥之飛也微步輕步也步於水波之上如塵生也善曰陵波而戰生塵言神人異

也洛靈即神而言若者夫神萬靈之惣稱言若所以類彼非謂此寫非神也淮南子曰聖人行於水無跡也衆生行

於霜自跡也說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

轉巧流精光潤玉顏良曰觀其顧巧精光顏色如玉之溫潤也善曰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

含辭未吐氣若幽蘭翰曰謂含言辭未吐芳香之氣皆如幽蘭也善曰神女賦曰吐芳

芳其若華容姁可娜奴蘭是也華容姁可娜奴令我忘餐良曰思此之美遂忘其餐善曰張衡七辯曰

蝓蝓之頰姁可娜奴蝓蝓之頰姁可娜奴於是屏併擊收風川右靜波向

屏翳風師也川右河泊也言使收靜其風波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屏翳兩帥名虞喜志林曰韋昭云屏翳雷師

伯典澤屏翳司風植既皆為風師不可引他說以非之川

已見上文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銑曰馮夷水神女媧造笙並已見上文騰文魚以警乘鳴王鸞以偕逝濟曰既是水

之警乘也偕俱遊往也善曰騰外也文魚有翅能飛故使警乘警戎也楚辭曰文魚兮共獵又曰將騰駕兮偕逝

玉鸞已見上文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良曰神以雲為車而馭龍也容裔行

良善曰春秋命曆序曰有神人右耳蒼色大肩駕六龍出輔號曰神農儼矜莊良春秋命曆序曰人皇乘雲車出

谷口博物志曰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來鯨鯢踊而夾轂水

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止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翰曰鯨鯢水禽為侍衛也沚小水也領頸也清陽眉目之間也紆迴也言迴首相視也善曰北海魚非洛川所有然神仙

之川亦有毛詩曰領如蝤蛸又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

綱恨人神之道殊善本有字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

兮淚流襟之浪浪育即良曰神動脣陳交會之意言幽明道深怨此盛年不得與君相當因舉袖

掩涕淚浪浪然流於衣襟善曰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楚辭曰擘茹蕙以掩涕

兮泣予襟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卿無微情以效

之浪浪

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卿無微情以效

之浪浪

之浪浪

愛善本有歎江南之明璫璫曰悼傷也傷此會永絕各往

明璫獸之瑞耳珠也善曰良會夫婦之道卿猶方也雖

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

光濟曰太陰鬼神道悟見也宵闇冥也言忽不見所舍止

悵然暗冥隱其光彩善曰太陰衆神之所居漢書音義

孟康曰於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象顧望懷愁善

宵化也作怨字良曰足雖往矣心留在神所想其形狀顧望生愁

焉善曰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

望懷異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汴善本作浮長川而忘

反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翰曰靈

形見也言異望此神復見浮舟上水以俟之既不能見思

慕耿耿霑霜不寐而至明也善曰想逆流向上也懸懸

寄意也毛詩曰耿耿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

不寐又曰正月繁霜

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向曰僕夫馭人東路東藩路

詩甲

補亡詩六首善曰四言并序補亡詩序曰哲與同

業疇人肆脩卿飲之禮然所欲之詩

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遙

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東廣微翰曰王隱晉書曰東哲字廣微陽平人

也賈謐請為著作嘗覽周成王詩有其

義亡其辭惜其不南陔來古孝子相戒以養也向曰陔隴也言南者南方艱萬

善曰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子循彼南陔言採其蘭

夏序曰南陔廢則孝子欽矣陔隴也

銑曰循順也蘭以香孝子採之以養也善曰言蘭芬

芳以之故已循陔以采之喻已當自身盡心以艱也眷

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濟曰庭闈父母所

居也眷戀之甚心

不暇安也彼居之子謂未仕之兄弟也罔或游盤言相戒
無為游樂也善曰庭闈親之所居眷戀思慕也言我思
歸供艱心不暇安居謂未仕者無有游盤相戒之辭也尚書曰乃盤游無度馨爾夕膳絜爾晨

餐良曰相戒馨絜其朝夕之食也循彼南陔厥草油油翰曰也善曰言相戒盡心以養也禮記注曰油然物始生好貞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

馨爾夕膳絜爾晨向曰羞食也善曰言承父母顏色難為承順父母顏色乃有獺有獺在河之浚侯凌波赴汨

筆噬誓防捕鯉銑曰獺水獸捕魚以祭先也喻孝子求捕執魴鯉美魚名善曰禮記曰獺祭也嗷嗷五林鳥受哺

于子齊曰嗷嗷聲也言鳥鳥之微亦擊鳴受哺於子善曰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鳥也毛詩曰相彼反哺尚

禽在翔艱隆敬薄惟禽之似濟曰艱厚敬薄者則與鳥相似也禽者鳥獸惣名善曰孟子

曰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劉熙曰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言鳥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今人雖有供艱而無禮敬禽獸何異乎勗增爾虔以介丕祉翰曰勗勉虔敬介助丕大

祉福也言勉增爾敬以助大福善注同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銑曰白華美廉恥也言孝子事父母亦復絜已如白華善曰言孝子艱

父母常自潔如白華廢則廉恥缺矣白華朱萼被於幽薄濟曰子夏序曰白華廢則廉恥缺矣白華朱萼被於幽薄濟曰

鮮絜也善曰毛詩曰萼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萼纂要

曰草承生曰薄此喻兄弟比於華萼在林薄絜絜門子如

磨如錯良曰絜絜爽悟兒門子謂嫡子代父當門者如磨

正室謂之門子鄭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終晨三省匪愆

當門者也毛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其恪

翰曰盡一日三度省察已之所行事非敢惰其勤恪也匪非也

善曰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

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

乎陳思王魏德論曰位冠萬國不愔厥恪

白華絳趺在陵

之陬

鄭玄毛詩箋曰跼蹐足也跼蹐同陬山足也善曰

舊舊

練士子

子子

淫而不渝

鮮曰舊舊鮮兒淫染渝變也言孝子之

見論語

子曰不曰白

竭誠盡敬

齊曰竭盡也言盡

其誠敬

勉勉忘

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

良曰堂堂

出衆兒處子處士也言孝子不得有所營欲

善曰論語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處子處士也已見鸚鵡賦

梁鴻安立嚴平頌曰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良曰

言鮮侔法點汗

晨葩無所汗辱

善曰孝經鉤命史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王逸楚辭注曰點汗也點與玷同古字通

善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向曰華黍美時和歲豐也

善

矣黜黜

感重雲習習

善本作和風

和良言風雨以時善

日黜黜

黑兒毛詩曰習習谷風毛

黍華陵巔麥秀立中

濟

陵巔立中

各以地所宜也華秀皆茂盛也

善曰毛詩曰

黍稷方華

微子有麥秀之歌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

稻靡田不播九穀斯豐

良曰

從此豐稔也言無地不播種九穀

奕奕玄霄濛濛甘雷黍發稠

華禾

善本作

挺其秀

翰曰玄霄和氣也甘雷雨也稠糲也

奕光也

玄黑也霄雲也毛萇詩傳曰濛濛雨兒凡水下流

曰雷廣雅

曰稠糲也直留切糲居致切毛詩曰實發實秀

靡田不殖

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參參

今其穡

向曰芒芒寬廣兒參參長盛兒善曰穡計我王委

充我民食

銑曰委積也言為王之穡積以充人食善曰公羊傳曰君子之為國也以有三年之委尚書

八政一 玉燭陽明顯猷翼翼濟曰四時和謂之玉燭猷道也言王道明盛 善曰爾雅
曰食 曰四氣和謂之玉燭廣 雅曰翼翼明兒猷道也

由庾萬物得由其道也良曰庾道也言萬物由道而不失 善曰由縱也庾道也言物並得從

陰陽之道理而生也子夏序曰蕩蕩夷庚物則由之夷輸曰

也蕩蕩平道萬物從之而生善曰尚書曰王道蕩蕩毛

蕤詩傳曰夷常也萬物由之以生也善曰尚書曰王道蕩蕩毛

之以蠱蠱庶類王亦柔之向曰蠱蠱衆多也言庶物之類

傳曰蠱動也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道之既由化之

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善本作草魚躍順流四

時逸謝八風代扇鏡曰言王從道而化萬物各得其所故

善曰萬物既由於道群黎又安於化故草木遂性而零茂隨四時也獸在草魚躍順流言皆得其時也四時八風並

上已見 纖阿案畧星躔直連切善其變 善本作躔字翰曰纖

言星月各案其畧次不失常也善曰淮南子曰纖阿月

御也顏延年纂要曰景曰畧呂氏春秋曰月躔二十八宿漢書曰日月初躔星

之紀音義曰躔舍也五緯善本作不彳善本作

良曰五緯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言無錯逆變易 善曰尚書云曰雨曰暘曰燠

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左氏傳醫和謂晉侯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易改也謂不改其常行

也惜惜我王紹文之跡翰曰惜惜安和自我王成王也言

善曰左氏傳右尹華曰所招之惜惜杜預曰惜惜安和兒我王成王也此詩成王時也文周文王也言能繼文王之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向曰美萬物生於高丘皆得極

立者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子夏序曰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

愛

植物斯高動類斯大

銑曰藹藹茂盛兒植物草

木也動類禽獸也言各得所宜而高大

周風既洽王猷允泰

濟曰泰通也言周室風化既洽

王道信通上下善曰周

漫漫方輿迴迴洪覆

輿地也

洪覆天也漫漫迴迴大貌

善曰淮南子曰以

何類不煩

天為蓋以地為輿曾子曰天道曰負地道曰方

何生不茂物極其性民

善本作

求其壽

類茂盛名

繁字

盡性命之壽善曰易乾鑿度曰統者在上方物常在五位應時群物遂性漢書公孫弘對策曰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

恢恢大圓茫茫九壤

天也九壤九州之地

善曰

老子曰天網恢恢九壤九

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大

物極則長銑曰言天地艱萬物皆極其性而無天傷善

乾元萬物資生言物盡其性咸生長也莊子曰終天年而

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也年末三十而死曰夭言無夭折

之道也

之道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濟曰言萬物各得其理儀

得其所儀也毛萇詩傳曰儀宜也蒼頡篇曰宜得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

性之謂道

善曰爾雅曰肅肅敬也

郭璞曰容儀謹敬也

明明右辟仁以為政魚游清沼鳥萃

禮記曰率性之謂道

于平字

林翰曰右辟皆君也言明君以仁愛為政則魚

曰聰明監察也爾雅曰右辟君

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

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脩

信明主盡心撫之時

既和矣何所思慮何所脩理也

善曰賓謂郡臣也時既

和平矣何所思慮何所脩治易曰天下何思何慮王弼曰

一以貫之不慮而盡也莊子老聃曰至人之文化內輯武

功外悠向曰言文化和內武功及外而遠也德和悠遠也
善曰韓和也言以文化韓和於內用武德加於外

述德

述祖德詩二首

五言 善曰陳群謝錄曰玄字幼

前鋒射傷符堅臨陣殺符融封康樂公靈
運述祖德詩序曰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
負荷世業尊主隆人逮賢相祖謝君子道
消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
斯范蠡之舉

謝靈運

銑曰沈約宋書云謝靈運陳郡人也博
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及初為琅邪

王大司馬行參軍後為臨川郡太守述其
祖謝安謝玄之後德為有司所糾徒廣州
有詔斬於廣州市 善曰為有司所糾徒
封廣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於三

江口纂取謝要不及有司奏
依法收罰詔於廣州市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

濟曰達人賢達之人謂祖玄也
貴我謂輕物重身也言情之高

屬及於天雲 善曰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已高誘曰輕天
下而重已也天雲言高也曹植七啓曰獨馳思乎天雲之
際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 良曰言兼有濟物之心不為
塵垢所纓纏 善曰纓纏也

垢滓也氛氣也謂世事皆惡不相纓纏不離塵霧
嵇康書日子文三登令尹是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段生藩

魏國展季救魯人

翰曰段干木不仕為魏國藩屏展季柳
下惠也既死其妻誅之曰蒙恥救人德

彌大也善

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

善曰呂氏春秋曰秦
將興師伐鄭賈人弦

高遇之曰此必襲鄭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臣
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師對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
也於邊候瞞之道也迷惑陷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
曰晉國名也音晉今為晉字之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以
師枯槁故饋之猶食勞苦謂之勞也廣雅曰犒勞也史記
曰魯仲連齊人也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

軍所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責而歸之新垣
衍起再拜請出秦將聞之為卻十五里向同善注

臨組

不肯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縲繫

也據仲連文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封爵皆隨其爵之輕

重而賜之珪璧執以為瑞信今仲連不受惠物辭所賞勵

齊趙之封爵明其不肯分珪也銑同善注

惠物辭所賞勵

志故絕人故絕人也善曰恩惠及物而不受賞勵勉其志

志不與衆同故言絕人也若若條歷千載遙播清塵清

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

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良曰若若遙播千載也言我祖有明

智經綸之才能繼魯仲連善曰明哲謂委講綴道論改

服康世也於會誓之山以綴道論後出為將軍破符堅故

傳齊侯謂韓厥曰服政矣杜預曰朝戒異服周易曰屯難

也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向曰謂欺符堅以尊晉主能

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

之入也魏志詔曰翻然改節以隆斯民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止也善曰言中夏喪亂未解散也已

亂中宗初鎮江東中原謂洛陽也晉懷愍帝崩騰永嘉末

時有石勒劉聰等賊破洛陽懷帝沒於平陽

逼迫太元始迫言為胡虜等奔逐也善曰王隱晉書曰逼

懷帝即位年號永嘉太元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賊育圯良曰河

外洛陽也言為賊所破不得反洛陽之正介間也遷於江
間迫促狹小屢有毀敗也圯毀也善曰河外已見西征
賦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江介已見魏
都賦毛詩曰今也曰感國百里爾雅曰圯敗覆也萬邦咸
振懍橫流賴君子翰曰言萬國恐懼得免橫流之禍者蒙
賦自注曰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左右得免拯溺由道情
橫流之禍孟子曰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

龕暴資神理

向曰拯濟龕勝也言拯橫流之溺由懷道情

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莊子曰夫道有秦趙欣來

情有信曹植武帝誅曰人事既關聰鏡神理

蘇燕魏遲去文軌銑曰遲待也秦趙燕魏四國言皆欣其

于后右來其蘇

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

傳謝安也謝安

文軌已見恨賦

運謂死也遠圖謂謀也深遠之謀因此而止

善曰賢相即太

即太傳也山居賦注曰太傳既薨遠圖已輟左氏傳榮成

伯曰遠圖者忠也曹大家上疏諸兄

高揖七州外拂衣五

湖裏

良曰七州謂東晉之七州揖辭也言辭七州之命隱

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舜分天下為十二

州時晉有其七故云七州也五湖已見江賦

隨山疏濬

潭傍巖藝枌梓

翰曰疏鑿濬深藝種也枌榆梓木名

善

疏開也濬深也楚

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

向曰遺其冠冕之情是陰

塵物也真正觀見也言如此

正見丘壑之美善同向注

勸勵善曰歡者進喜之

各勵者勸已之稱

諷諫詩善本無

一首并序

韋孟

善曰漢書曰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

孟為元王傳

善本有

子夷王及孫王戊戌荒淫不遵道作

詩諷諫

善本有曰字齊曰元王高祖少時也薨子郢客嗣

善同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

良曰肅肅敬也我祖孟祖也在殷封

劭曰左氏傳曰在商為豕韋氏杜

謂封為諸侯故得服黼黻建龍旂

毛詩曰朱散斯皇又曰四形弓斯征撫寧遐荒向曰向者
壯翼翼又曰龍旂承祀善趨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
弓則得專征伐撫寧遠方善趨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
日毛詩曰形弓昭兮荒荒服也善趨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
大彭勲績惟光統曰言能撫齊諸侯以翼佐大殷也迭更
光大也善曰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至于有周歷
商伯言豕韋與大彭互為伯於商也迭互也
世會同禮善曰言歷山為諸侯預會同王赧聽讚寔絕我邦
良曰赧王周末之王也聽讚言乃絕我豕韋之後應劭曰
王赧周末王聽讚受讚潤絕豕韋氏善曰赧王已見西
征我邦既絕厥致斯逸放逸遂至微弱應劭曰自絕豕韋
賦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臣瓚曰逸放
也管子曰令不行謂之放瓚說是也賞罰之行非由善
作繇王室向曰言賞罰自諸侯出庶尹群右靡扶靡衛鏡
字王正也言衆正群右無有扶衛之者善曰尚書曰五服
庶尹允諧又曰肆覲群右尹正也群右天下諸侯也五服

崩離宗周以墜

濟曰五服甸服綏要荒等服言崩壞離散

侯服綏服要服荒服論語子曰我祖斯微遷于彭城良曰

邦分崩離析宗周已見西征賦微弱始遷居彭城善曰在予小子勤唉呼厥生小子孟

微書曰楚國有彭城縣善曰在予小子勤唉呼厥生小子孟

自稱也唉歎也勤歎其生之微也隄善本作此嫚秦來

善曰方言曰唉歎辭也許其切隄善本作此嫚秦來

會音斯耕向曰因隄於秦家嫚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

廩適不懷萬國攸平濟曰漢征四方所往必來萬國所以

萬國所乃命厥弟建侯于楚良曰厥弟元王也建立俾我

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翰曰俾使也小臣韋

元王戒慎恭儉有沈靜守一之德善曰尚惠此黎人善

作民字 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於善本作于字後向曰言能惠也應劭曰即位且三十年漸世沒世也善曰漸沒也

乃及夷王尅奉厥緒善本作次字咨命不來惟王統紀左右陪

臣斯惟皇士銑曰惟王謂王戊也言夷王亦能奉其緒然命不長而至王統紀也左右陪從之臣皆美

祀也毛詩曰思皇多士皇士美士也如何我王不思守保

不惟履水以繼祖考濟曰言王不思守保統緒不為履水之或以繼祖考善曰守其富貴保

其社稷履水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悠悠田獵善本作是放字

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蒸民以匱我王以嬖俞所弘匪

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良曰言王廢政事以田獵輕忽苗稼匱乏生人

以自殽樂所大所親者皆非賢德美俊但恢大苑囿而信諛諛焉善曰馳騁犬馬悠悠然遠也殽與愉同樂也人

失稼穡以困乏而 踰踰諂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

王反以為樂也 察既藐 下臣追欲樂善本作縱字逸翰曰踰踰目媚兒諤諤

王不察諂媚之夫中正之老也藐遠也君之大夫曰下臣也謂疏遠君之大夫追情欲縱逸樂也如淳曰踰踰目

媚兒史記曰不如周舍之等善曰黃髮老人髮落更生黃也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

正直兒黃髮老人髮落更生黃也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

忠賢之輔追情欲縱逸遊也臣瓚曰藐陵藐也 嫚 慢 彼顯

善曰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 嫚 慢 彼顯

祖輕此削黜向曰謂嫚先王之業無德而被嗟嗟我王漢

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銑曰睦亦親也令善也言王不能早起夜卧以美善聞也

善曰尚書曰舊有令聞 穆穆天子臨照下土濟曰穆穆明王睦尚書曰舊有令聞

穆又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 明明群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怙茲善本作茲怙字良曰言王不顧群司之法正遠之道必由於近也怙親也言危殆親近於

此也善曰茲此謂此親也言欲正遠嗟嗟我王曷不斯

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彌彌猶益也

岌岌危也言我王何不思此危殆不自視已之事而嗣位

無法則稍益其放逸國將危亡也善曰言王不思之不鑒

鏡之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應劭曰彌致冰匪霜致墜匪

慢瞻惟我王時靡不練向曰謂積霜成冰積慢成敗言我

日屢霜堅冰至言非一日之寒也晉灼曰致冰無不先由

微霜致墜無不先由驕慢善曰時是也練委也言王於

上所言之事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穆善本作

以霸銑曰能興一國救顛危者誰肯違遠悔過之事追思

邦國救其顛墜誰能違於悔過乎尚歲月其徂年其逮者

書秦穆公曰詢于黃髮則罔所僞歲月其徂年其逮者

苟於赫君子庶顯于後翰曰逮及耆老也於赫美也言

子之道庶光明於後代善曰徂徂也言日月徂逝年將

及老悔過自新理宜在速爾雅曰耆老壽也歎美耆之君

子能庶幾自悔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

故光顯于後向曰我王不覽此美不近

老人何不以此時為鑒戒

勵志詩一首四言

張茂先銑曰勵勉也謂

大儀幹括運天迴地游濟曰大儀大道也言大道迴運使

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幹轉也春秋元命苞曰天左

旋地右動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

有端周迴如循星火既久忽焉素秋翰曰星火流火也西

環末始有極善曰星火星火也已見上爾涼風振落熠入耀羊宵流一

雅曰秋為白藏故曰素秋向曰振落也謂振其落葉熠燿螢也宵流謂吉士思秋寔

夜流善曰涼風已見上熠燿已見秋興賦感物化悲也謂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之類毛詩曰有

女懷春吉士誘之淮南子曰日歟善本作與月歟荏苒代

謝濟曰夏盡秋來故曰代秋來夏退故曰謝荏苒猶漸進也言日月相推漸進至此代謝也善曰毛詩曰日居

月諸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而踳馳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向

顏延年曰來者為代去者為謝逝也言性命之往日夜不嗟爾庶士胡寧自舍其二翰

息善曰逝者已見秋興賦自舍止不修德業善曰其二言逝川之流不仁道不遐

息日夜亦當感之以勵志何得晏然自舍哉德輶由如羽求焉斯至眾鮮克舉向曰輶輕鮮少克能也

其輕如羽求之則至然眾人少能舉之善曰論語子曰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毛詩曰德輶如毛入鮮克舉

大猷玄漠將抽厥緒端緒猷曰猷道也言大道玄漠猶將抽其

曰玄幽遠也又曰漠寂也廣雅曰漠泊也說文曰漠無為

也言大道玄遠幽漠知之猶從小引其端緒而至於可知

先人善本作有作貽我高雉其三濟曰言先聖作法度遺

詩曰自古在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盤善本作于游居多

暇日良曰言有淑美之姿放心盤游居有閑暇不修道業善曰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

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朴斲卓終負素質其四翰曰梓

以丹漆飾之雖勞於理削終不成器也丹漆喻人學養由

也善曰尚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牒矯矢獸號平于林蒲蘆縈繳神感飛禽向曰楚王游於林

中命養由射之矯矢後抱木而號也蒲蘆即蒲且也繳矯

射也蒲且射雙鳬中一而一不中者亦隨之下言皆至妙

之感善曰養由已見幽通賦蒲蘆舊說云即蒲且也見西京賦級豕書曰蒲且子見雙鳬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故言未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耽道安有幽深其五銑謂繳射也言末伎用心尚感如此況窮精樂道豈有幽深而不通焉善曰物獸與禽也尚書序曰研精覃思答賓戲曰浮英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言清其思慮棲志於浮雲之上體其質素以文德飾其身也彪文也善曰莊子曰恬淡寂寞道德之篤也淮南子曰使神蹈蕩而不失其充答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說文曰彪文兒如彼南畝力耒既勤蔗彼藜古致功必有豐殷其六良曰蔗耘草藜壅苗也言農苗於道德亦致光大善曰以農喻也左氏傳趙文子謂祁午曰譬如農夫是蔗是藜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杜預曰蔗藜也壅水積成川載潤善本載清土積成山敵許蒸鬱冥翰曰川山皆水土所成及其大也則生波濤起雲霧人能積德業至於廣大亦賢智發焉歆蒸雲霧氣兒善曰面

鄉子曰土積成山風雨興焉水積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尸子曰土積成岳則擁欄豫章出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傳毅顯宗頌曰蕩蕩川瀆既濶且清張揖字詁曰敵氣土出兒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勉志含弘以隆德聲其七向曰辭讓其塵盈故能高深言人亦當含弘先大以崇德聲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易曰含弘光大高以下基洪由大蔡邕表喬碑曰于茲德聲發聞遐邇川廣其善本纖起銑曰言從小至大善曰老子曰高必源成人在始濟曰川之廣大在於泉源人之成德在於初後海或源也或委也鄭玄曰始於一句卒成不測也論衡曰自源發流安得不廣國語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累上微以著乃物之理良曰積微以至於著人在始與善累微以著乃物之理是物之通謂也善曰孫鄉子曰盡小縵牽之長實累去千里其八翰曰縵者大積微者著索也以御馬

也王良弟子駕千里馬驚父曰繆率長為馬之累不可及
千里也言人體兒雖美無才學亦繆率之累善曰凡言
物之大必資於小故此言若輕於小亦累於大戰國策段
千越謂韓相新城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
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
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繆率長故繆率於事萬分之一也
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
見臣不憚者是繆率長也千里之馬繫以長索則為累矣
人雖有客兒不修德如千里馬也復禮終朝天下歸仁
向曰言能復於禮教以終一日則天下之人皆歸於已
善曰論語子若金受礪若泥在鈞
日一曰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金受礪礪以利泥從鈞以成器人亦因學以就其德鈞作
瓦輪者善曰大戴禮君子曰學不可以已故金就礪
則利在鈞已見西征賦謂進德脩業暉光日新
陶家泥輪以能成器也
進德脩業暉光日新
新之道善曰進德脩業已見閑居賦周易
日君子之光其暉吉又曰日新之謂盛德
隰朋仰慕予亦何人
其九善曰莊子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仲父之病病矣寡人恐乎屬國而可對曰則隰朋

可其為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朋慕管之德
華言隰朋猶慕德我是何人而不慕乎良同善注

文選卷第十九 終

文選卷第二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詩一首

應詔詩一首

潘安仁關中詩一首

公讌

曹子建公讌詩一首

王仲宣公讌詩一首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劉公幹公讌詩一首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陸士衡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一首

范蔚宗樂游應詔詩一首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顏延年應詔曲水讌詩一首

皇太子釋奠會詩一首

丘希範侍讌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

沈休文應詔樂游餞呂僧珍詩一首

祖餞

曹子建送應氏詩二首

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一首

謝靈運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一首

謝靈運隣里相送方山詩一首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一首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表

善曰魏志曰黃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并獻詩二首

曹子建

翰曰植嘗與楊脩應瑒等飲酒醉走馬於司禁門文帝即位念其舊事從封鄢城侯

後求見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故子建獻此詩也

臣植言臣自抱釁

許觀歸蕃刻肌刻骨

向曰釁罪也蕃鄢城也刻肌刻骨深自誠

也善曰植集曰抱罪徙居京師後歸本國而魏志不載蓋魏志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賈逵國語注曰

豐兆也謂罪萌兆也孝經鉤命決曰劓肌刻骨挈挈勤思追思罪矣晝分門而食夜分

而寢銑曰戾惡也晝分日中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寢卧也善曰爾雅曰矣罪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聞

有鼓誠以天網不可重罹商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琴者

篇無禮過死之義

濟曰懼懼相視過速也視鼠之有身體人甚憎之無禮亦如鼠矣故不如

速死篇詩篇也言植感此篇之義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恢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感猶思也毛詩曰相鼠有體

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過形影相弔五情愧赧女簡反死爾雅曰過速也市事切

問赧愧也五情喜怒哀樂怨也言形影相問於五情更相愧赧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

說文曰赧以罪弃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翰曰古君子朝面慚也

欲以罪弃生則違此義善曰曾子曰君子忍垢苟全朝有過久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且全其生則犯當時之譏也詩無此句今言詩者誤也善曰即上胡不速死之義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胡何也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殷仲文表曰亦胡顏之厚

義出於此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地言廣恩隆父母言深

於階陛之側臣與至尊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必有執兵陳

卑以達尊之意也若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漢書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施

暢春風澤如時雨

濟曰春風養物也時雨潤物也言天子施惠潤澤通深如此

善曰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蕪順陳公誄曰化侔春風澤配甘雨風賦曰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呂氏春秋曰甘露時雨不私一物

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

良曰慶雲瑞雲也言慶雲舊物而分荆棘蘭桂而覆

之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七子均養者鴈鵠之

仁也善曰毛詩曰鴈鵠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鴈鵠之養其子且從上下暮從下上其均乎如一翰同善注

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思也是以

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

心離志絕自分黃者

苟求無執珪之望向曰先有詔不許

苟老也言至老無執珪朝會之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論衡曰父母之於子恩等豈為貴賢加意賤愚

不察乎左氏傳曰上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分謂其慙也毛詩序曰尊事黃者珪者古之諸侯所執周禮曰

上公之禮執桓圭諸侯之禮執信圭史記陳軫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

不圖聖詔猥垂齒召

至止之日馳心輦轂

銑曰不圖不意也猥曲也言不意聖轂之下不敢指片故託輦轂以言之善曰猥猶曲也尚

書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孔安國曰三年之後乃齒錄之毛詩曰至止肅肅胡廣漢官解詁

僻處西館未奉闕

庭善曰東京賦踊躍之懷瞻望反側善曰毛詩曰踊躍用

反側不勝犬馬戀主之情

善曰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之心謹拜表

并獻詩二首

善本作篇字

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冒顏

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濟曰貴呈露其情善曰漢書

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常昧犯死罪而言也

責躬詩一首 四言

於烏穆顯考時惟武皇

良曰於穆美也明考即武皇也植是子故云明考善曰毛詩曰於

穆清廟禮記曰王立七廟曰顯考廟毛詩曰時惟鷹揚武皇謂曹操也

受命于天寧濟四方

翰曰受命謂受天子之命寧安也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傳毅明帝頌表

善曰毛詩序曰文王

日體天統物

朱旗所拂九土披攘

操如羊反向曰朱旗漢旗

州之士也披攘猶披靡也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

動天朱旗翳日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漢火德操為

漢臣故建朱旗

也時獻帝在故

玄化滂流荒服來王

統曰言玄遠之化滂

沱而流荒遠之服皆

來歸化善曰廣雅曰玄道也謂道德之化也

蔡超商越

周與唐此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

比蹤曰超越勢周與唐堯

之德而生言武皇既聰而文帝又聰故云載聰

善曰商周用師故云超越唐虞禪讓故云比蹤我皇文帝也毛詩

日篤生武王國語祭

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于漢君臨

公謀父曰奕世載德

萬邦

良曰武定禍亂文經天地肅烈威猛也時雍時和也謂受漢禪位為人君以臨萬國善曰毛詩曰相土烈

烈毛萇曰相土契孫也鄭玄曰成武之盛烈烈然也尚書

日黎民於變時雍孔安國曰雍和也魏受禪已見魏都賦

尚書曰君臨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

又曰協和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

善曰毛詩曰

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鄭玄曰率循也爾雅曰命告也尊

君令謂之命左氏傳富辰諫王曰昔周公封建帝曰爾侯

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毛詩曰生此王國帝曰爾侯

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

向曰奄同也謂同有海濱

魯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九年植封臨淄侯臨淄屬齊

郡舊青州之境尚書帝曰爾諸漢書封齊王曰受茲青土

毛詩曰奄有龜蒙毛萇曰奄大也尚書曰青州海濱廣片

濟濟俊又我弼我輔伊爾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

國經作藩作屏上先軌是墮許傲我皇使犯我朝儀濟曰

也謂廢先帝之軌則也善曰毛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

傳又在官尚書大傳曰天子有四鄰左輔右弼毛詩曰閱

予小子班固漢書景十三王述曰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家

語曰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墮廢也魏志曰黃初二年植就國使者灌均

希旨奏植醉酒勃逆劫賜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大后故

貶爵安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凶是率良曰削

其爵土將寘于理殺我於大理推罪為元凶之率善曰

植集曰博士掌議可削爵土免為庶人尚書曰象以典刑

將欲也周易曰寘于叢棘毛萇詩傳曰寘致也司馬遷書

曰遂下于理鄭玄禮記注曰明明天子時惟篤類翰曰唯

理治獄之官儀禮曰率尊也明明天子時惟篤類思篤厚

也類謂兄弟也言我順天子思厚兄弟善曰魏志詔云

植朕之同母弟骨肉之親外而不殊其政封植毛詩曰明

錫爾類鄭玄曰長以與汝之族類也不忍我刑暴之朝肆

違彼執憲哀予小子善本作臣字向曰言天子不忍刑我

善曰殺人陳其尸曰陳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社預左氏傳注曰肆市列也韋孟諷諫詩曰明明羣

司執憲靡類揚雄交州箴曰牧臣正辭改封充邑于河之濱善

魏志曰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又曰黃初二年改封野

城屬東郡舊兗州之境尚書曰濟河惟兗州植表曰行至

延津受安鄉印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余身

榮榮僕夫于被冀方濟曰榮榮獨也僕夫御者于往也冀

曰尚書大傳曰股肱惟臣韋孟諷諫詩序曰王戊荒淫不

遵道作諷諫詩植集曰詔云知到延津遂復來求出獵表

曰臣自招罪釁徙居京師待罪南宮然植雖封安鄉侯猶

佐冀州也時魏都於鄴鄴冀州之境也一云時魏以雒為

京師比堯之冀方也大戴禮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毛萇

詩傳曰于往也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嗟予小子乃羅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去我玄冕要

平我朱紱良日恩不遺物謂蒙恩得還玄冕朱紱諸侯之

表曰雖免大誅得歸本國毛詩曰赫赫在上周易曰曲成

萬物而不遺周禮曰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毛詩曰朱弗

斯皇弗與紱同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紱蒼頡篇曰紱紱也

符授玉善本王爵是加善曰謂尋有使封野城王也故云

符授玉善本王爵是加善曰謂尋有使封野城王也故云

光光常伯儵儵貂璫文子曰有榮華必有愁悴魏志曰黃

初三年立為野城王四年封雍丘王喻巴蜀檄曰剖符而

封折珪仰齒金璽徙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休惕向曰

戎懼也善曰左氏傳羽父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

任齒杜預曰齒列也漢書曰諸侯王皆金璽史記曰高祖

封三王皆以策書西京賦曰皇恩溥啓善本作我小子頑

尚書曰祗承于帝又曰怵惕惟厲啓善本作我小子頑

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寔思是恃威靈改

加足以沒齒向曰遊死也慙先帝陵墓存愧闕庭傲德言

也班固漢書述曰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四子講德論曰聖

德隆盛威靈外覆論語子曰管仲奪伯氏駢邑沒齒無怨

言孔安國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報德之心如天之大亦無

曰齒年也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報德之心如天之大亦無

盡況生命何足圖也善曰言生之大壽不可預謀也毛

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家語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毛

詩傳曰不常懼顛沛具抱罪黃壚音盧顛沛猶死也

慮不圖也黃壚墳墓也善曰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

顛沛僵仆也淮南子曰上際九天下契黃壚高誘曰泉下

有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濟曰願蒙

建旗東嶽以鎮吳立微功自贖往罪善曰左氏傳曰荀

偃親受矢石東岳鎮吳之境予建詩曰我心常怫鬱思欲

赴太山與此義同漢書音義曰十毫為既軀授命知足免

戾歷結反良曰言危軀授命知足立功以免罪也善

曰論語子曰見危受命亦可以成人矣左氏傳太史克

於庶幾免 廿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翰曰

開中心眷我故得會於京畿善曰左遲去奉聖顏如渴

如飢也向曰遲侍也言侍奉聖顏如飢渴也善曰遲猶思

念豈當有忘毛詩曰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

照微說曰言心遲草於君也天之高所聽者卑何服明我

天高聽卑爾雅曰皇君也又曰肯可也班固

應詔詩一首四言翰曰言應詔命而來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銑曰肅敬應命

駕秣飼也脂車脂轄也善曰爾雅曰肅敬也東都賦曰

下明詔又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會朝會毛詩曰星言夙

駕又曰言秣其馬命彼掌徒肅我征旅向曰掌徒掌徒御

記注曰朝發鸞臺夕宿蘭渚向曰鸞臺蘭渚並路邊地名

肅戒也朝發鸞臺夕宿蘭渚美言之也善曰鸞臺蘭渚

以美言之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鸞鸞善曰鸞臺蘭渚並路邊地名

殺公孫乘月賦曰鸞鸞舞於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

宅殷士芒芒又曰采芣苢祁祁經彼公田樂我稷黍良曰芒

祁祁衆也公田天子之田也樂謂樂其繁盛善愛有樛居

日毛詩曰雨我公田又曰我黍稷與我稷翼翼

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飢不遑食濟曰雖有高林木重陰

不暇食謂趣君命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又曰南有樛

木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毛詩曰乃裹糗糧毛萇曰糗

糧食也音侯吳越記采葛婦望城不過面邑不游善曰鄭

猶向也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愛揚鑣漂沫音昧

銑曰由從也藹藹壯盛貌鑣馬銜也漂沫謂行急馬口中

沫出也善曰舞賦曰僕夫正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勒戒

之廣推曰藹藹盛也舞賦流風翼衡輕雲承蓋向曰翼扶

日龍驤橫舉揚鑣飛沫

也善曰甘泉賦曰風從縱而涉澗之濱緣山之隈善曰

扶轄楚辭曰雲霧霏而承宇國尚書傳曰濱涯也善曰黃坂是階向曰黃

毛詩曰在河之濱毛詩曰西濟關谷或降或升善曰駢善曰

路載寢載興向曰載寢載興言疲也善曰陸機洛陽記

駢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善曰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善曰

長驚務指日遄征濟曰驚走遄速也善曰楚辭曰吾令

安志也蔡琰詩曰遄征日前驅舉燧後乘抗旌濟曰舉燧

行也善曰毛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西京賦曰外觴

舉燧薛綜曰燧火也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邪右衽周

禮曰析輪不輟運鑾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濟曰暨

也西墉西館也善曰毛詩曰鑾聲鏘鏘鄭玄周禮注曰

鑾在衡以金為鈴也毛詩曰邵伯所稅毛詩曰稅猶舍也

又曰墉嘉詔未賜朝觀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庭長懷永

慕憂心如醒音呈良曰嘉詔未賜謂未召時也不得頭朝

善曰毛詩傳曰覲見也說文曰闕門楣也楚辭

曰情慨慨而長懷毛詩曰憂心如醒誰秉國成

關中詩一首四言善曰岳上詩表曰詔臣作關

孝明時護羌校尉竇林上降羌顛岸以為羌

豪岸兄顛吾復降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坐

誣調下獄死齊萬年編戶隸屬為曰久矣而

死生異辭必有詭謬故引證喻以懲不悛也

潘安仁翰曰晉惠帝元康六年比賊齊萬年與楊

茂於關中反亂人多疲敝既定帝命諸臣

於烏皇乃善本晉受命既固銑曰言受天命已堅固也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鄭玄三祖在天聖皇紹祚向曰紹繼

日受天命以王天下也

繼其國福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宣帝追號曰高祖文帝號曰太祖武帝號曰世祖聖皇惠帝也毛詩曰三后在天
王配于京爾 **德博化光刑簡枉錯** 德化光故反濟曰錯投也言雅曰紹繼也
曲者必投弃之 善曰周易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尚書曰五辭簡孚正干
五刑潛夫論曰簡刑薄威此 **微火不戒延我寶庫** 其一善德之上論語曰舉直錯諸枉
晉書曰惠帝元康五年十月武 **蠡爾戎狄狡** 古焉思肆
蠡動也戎狄謂北地胡馬蘭羌推氏賊齊萬年為盟主而作亂也狡亂肆縱也 善曰毛詩曰蠡爾蠻荆傳暢諸公
讚曰北地盧水胡馬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左氏傳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謂思恣

虞我國眚 幸所窺我利器 銑曰虞度也言氏賊度也
也 善曰左氏傳昔子曰孰以我為虞杜預曰虞度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眚過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國語曰利其器用
草昭曰器兵甲 **獄** 善本作 **牧慮殊威懷理二** 向曰獄牧謂梁王解系也

慮殊謂梁王欲戰以威服解系欲守以懷撫故云理二 善曰尚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左氏傳魏絳
曰戎狄事晉諸侯威懷又曰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

無德何 **將無專策兵不素肄** 音異其二濟曰將無專策戰以主盟
習 善曰賈逵國語注 **翹翹趙王請徒三萬朝議惟疑未**
日素預也又曰肄習也 趙王名倫請兵三萬往平氏羌
逞斯願 良曰翹翹出羣兒趙王名倫請兵三萬往平氏羌
日司馬倫字子彝咸熙中封趙王進征西假節都督雍梁 晉諸軍事倫誅羌大會數十人胡遂反朝議召倫還朱鳳
晉書曰宣帝栢夫人生趙王倫位至相國倫請三萬人往 平齊萬年朝議不許司馬相如美人賦曰恒翹翹而西顧
賈逵國語注 **桓桓梁征高牙乃建** 翰曰桓桓武負梁王形
日逞使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梁王形為征西大
將軍西討氏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牙牙旗也兵書曰 牙旗將旗蓋相望偏師作援 音院其三銑曰以偏師為梁
軍之旗 **旗蓋相望偏師作援** 王搜者旗蓋相望於路 善

曰漢書曰冠蓋相望左氏傳韓獻子曰以虎視眈眈南威
偏師陷罪孰大焉又曰要結大援援助也
彼好時音止濟曰眈眈深視兒好時地名梁王出兵屯兵
軍屯好時易曰虎素甲曰輝玄幕雲起也良曰素甲明光甲
視眈眈其欲逐逐素甲曰輝玄幕雲起也良曰素甲明光甲
善曰楚漢春秋趙中大夫曰臣聞越王勾踐素甲三千曹
植辨問曰赫然而日懼之漢書五行志曰雲起於山中
誰其繼之夏侯卿士良曰夏侯卿從梁王後領兵西討氏
胡圖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左氏傳曰子產
為政與人誦之子產若死誰其嗣之又曰楚伐吳子魚先
死楚師惟系計惟處別營其其言營壘如碁之峙立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解系字少連濟南人為雍州刺史又曰
周處字子隱吳興人朝廷以處忠烈飲遣討氏乃拜建威
將軍謝承後漢書曰夫豈無謀戎士承平策但言豈無謀
西夷蠢動姦雄基時
平不經練習故敗也善曰
漢書師丹曰今累世承平
守有完郭孚戰無全兵完全

郭城也守者且全其城戰兵盡為賊敗無全
也善曰孫子兵法曰凡用師以全兵為上
鋒交卒忽奔
孰免孟明向曰言鋒刃始交士卒奔北軍將誰免孟明之
敗者孟明視秦將嘗為晉所敗以為喻也善
曰杜篤眾瑞頌曰猛將與勇交鋒左氏傳曰楚師車馳卒
奔又曰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
乙丙飛檄刑秦郊告敗上京其五濟曰檄軍書插羽於上
以歸飛檄刑秦郊告敗上京以徵兵取其象鳥飛之疾也
告敗上京請兵救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周處解系與賊
戰于六陌軍敗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應劭曰
以雞毛系檄魏武奏事云邊有警輒露插羽以檄急之意
也左氏傳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又曰王人來告敗邊讓章
華臺賦曰聲周徇師令身膏氏低斧良曰屈身從物曰徇
肅恭乎上京周徇師令身膏氏
賊戰不勝乃曰將有進無退我為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
乎遂戰死是從軍令也為氏所殺故云身膏氏斧也膏潤
也善曰周處別傳曰氏賊齊萬年為亂處仰天歎曰古
者將受命鑿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為大臣以身殉國
不亦可乎遂戰死藏榮人之云亡貞節克舉翰曰周處身
緒晉書曰氏西戎別名

節能揚舉於代善曰毛詩曰人之云盧播違命投界必

亡邦國殄瘁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善曰盧播違命投界至

朔土向曰界與也善曰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

有北爾雅曰朔北方也為法受惡誰謂荼苦其六說曰

之法以受惡其心從之不以為苦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

善曰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為法受惡荼苦上同五

臣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地白骨交衢濟曰哀憐此

氏賊所殺白骨交於衢路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

眚之義受圖于黎元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高誘戰國

策注曰元元善也毛詩曰無罪無辜讒口噉噉檄蜀文曰

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古出夏北門行曰白骨不

覆疫癘淫行魏許昌碑表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晉人

曰白骨既交輝於曠野善本作化為狄俘音孚其七良曰俾使也言使我晉人皆

民字化為狄俘為戎狄所俘虜也善曰鄭玄孝經注

曰五十無夫曰寡禮記曰少而無父謂之孤詩亂離斯瘼

曰覆俾我悖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亂離斯瘼

莫日月其稔翰曰癘病稔熟也言亂離為病既久日月已

其日月為惡又熟言必亡也韓詩曰亂離斯莫矣其適歸

薛君曰莫散也毛詩曰亂離瘼矣毛萇瘼病也今此既引

韓詩宜為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莫弘天子是

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

矜肝食晏寢銑曰矜憐肝晚也天子憐衆人遭禍故晚寢

伍奢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主變臣勞執不祗懍善曰史

上谷指日遄逝

善曰王隱晉書曰孟觀字叔時稍遷至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及關中氏反諸將敗

退乃遣觀也曹植應詔詩

新善本作

奉成規精善本作

威

遄厲

韓曰成規謂受天子策規也威後遠厲激也善曰孫資別傳曰成規之盡資皆管之漢書武帝與李

廣書曰威後遠厲激也善曰孫資別傳曰成規之盡資皆管之漢書武帝與李

詞注曰厲烈也廣雅曰厲惡也首陷中亭揚聲萬計其九

固詭道先聲後實

銑曰中亭地名孟觀首陷氏荒於此地揚聲稱斬獲萬計此乃兵家譎詭之道

故先為聲援後當稱其實也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孟觀

為建威將軍擊氏荒于中亭大破之陷猶敗也萬計謂所

誅之數羽獵賦曰仗鎧邪而羅者以萬計言觀揚聲合於

詭道也司馬兵法曰兵者詭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漢書廣

武君謂韓信曰兵聞之有司以萬為一而有司以為一也

善曰言有司疑觀之詐故一紂之不善我未之必紂之不善

者亦大甚我未必信之善曰以紂喻觀也言觀雖妄聲

而同紂之不善我未必信之為必然疑有司抑之太甚也論語

子貢曰紂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也虛晶皎滿威德繆彰甲吉

其十輪曰晶

吉氏荒帥也言孟觀虛明此二人有功也善曰說文曰

晶頭也蒼頡篇曰晶明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彰明也滿甲

也東觀漢記曰金城隴西甲滿勤姐種荒反出塞外說文

曰滿水出西河美稷縣故羌人因水為姓漢冲帝時羌滿

孤奴歸化是其先也左氏傳曰晉人滅赤狄甲氏杜預注

曰甲氏赤雍門不啟陳汧危福汧曰雍雍縣陳倉汧

狄別種善曰漢書左扶風有雍縣陳倉縣汧城也危福賊所圍也

汧縣左氏傳曰申息之北門不啟觀遂虎奮感恩輸力日

觀孟觀也遂如虎之奮擊感天子之恩輸力而擊之善曰

王隱晉書曰孟觀身當大敵功蓋一時左氏傳樂盈曰昔

陪臣輸力重圍克解危城載邑善本作色字向曰圍賊

於王室城得載安也邑安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觀從中亭北出

何憚領二萬人以繼之雍圍解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賦曰

日兮月兮陌重圍毛詩曰載豈曰無過功亦不測其十一

雖有虛稱之過至解陳沂之功亦為不測善曰過謂虛
鼎備德功謂重圖克解毛詩曰豈曰無衣黃石公記序曰
慮若源泉情固萬端于何不有紛紜齊萬亦孔之醜言人
深不可測情萬端何種不有此齊萬年之徒亦甚為醜惡之行善曰
范曄後漢書鄧禹曰變故萬端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
不有謂爭萬年也王隱晉書曰初夏侯駿上言斬丘帥齊
萬年及孟觀至大戰數十生送萬年紛紜亂兒長揚賦曰
紛紜沸渭毛詩曰日日納其降曰梟其首向曰觀稱納
有食之亦孔之醜日納其降曰梟其首賊之降夏侯
駿稱梟賊首曰辭也善曰二曰皆語辭也觀曰疇真可
納降駿曰梟首漢書音義曰縣首於木上曰梟疇真可
掩孰為善本作可久掩其十二濟曰疇誰也孟觀功真不可
誰為真事而可掩孰誰行偽事而可久施乎言真偽之可長既
理立即可明爾雅曰疇孰誰也楚辭曰孰虛偽之可長既
徵爾辭既蔽爾訟音松叶韻翰曰徵驗蔽斷也言驗辭以
之也左氏傳子犯曰明徵其辭周禮曰司冠斷當乃明實
獄蔽訟則以五刑之法鄭司農曰蔽斷其獄訟當乃明實

否則證空善曰其言當者明示以事實其理否者顯告之
狀空鄭玄毛詩箋曰否不通也說文曰證告也

好爵自善本作縻顯戮亦從銑日縻繫也有功者繫以
善曰言賞罰之法在乎功過當者既縻之以好爵否者亦
從之以顯戮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尚書王曰不

顯戮不見寶林伏尸漢邦其十三善曰此喻駿也東觀漢
記曰護羌寶林奉使羌願岸降

諸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調詣
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梁州刺史奏林賦罪復收繫羽林監

遂死獄中周人之詩寔曰采薇北難險允西患昆
濟同善佐

夷善曰毛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
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獫狁今匈奴也晉灼

日堯曰薰粥周日獫狁秦曰匈奴舊說疏曰黃帝曰薰以
粥唐桑曰蠻夏殷曰鬼方周日匈奴秦曰胡良同善注以

古況今何足懼威徒愍斯民我心傷悲其十四翰曰言小
患不足懼我國家

威武但愍人之苦使我心傷悲善曰言古弱而患今疆
而勝之抑亦常理何是以懼威乎西都賦曰懼威而講武

事不足驪威而為詩者為愍斯民故斯民如何荼毒于秦
言之也毛詩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斯民如何荼毒于秦
師旅既加饑饉是因而加饑饉善曰秦人因師旅之苦
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疫癘淫行荆棘成
榛荒穢而成榛也善曰元康七年正月周處死七月雍
州疫大早關中飢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贖者不禁鄭玄周
禮注曰癘疫氣不和之疾也古出夏北門行曰疫癘淫行
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絳陽之粟浮于渭濱其十五濟曰絳陽絳
之粟於渭水以濟秦人善曰謂運絳陽之粟以賑關中
也漢書河東郡有絳縣鄠善長水經注曰絳則絳陽也蓋
在絳澮之陽左氏傳重耳曰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明明天子視人善曰作民如傷言天
子視人如傷於已善曰明明已見上申命群司保爾封
文左氏傳逢渭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申命群司保爾封
疆靡暴于眾無凌于疆翰曰申命有司命保守封疆無以善曰

誠羣司言無以眾而暴寡無以強而陵弱韓子曰其惴惴
理國也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善顏篇曰陵侵也

寡弱如熙春陽其十六銑曰惴惴懼也熙猶煦也言危懼

陽善曰謂關中民也羣司既整寡弱免於陵暴心皆慕
義如悅春陽毛詩曰惴惴其慄毛萇曰惴惴懼也寡弱已
見上句爾雅曰熙興也說文曰興悅也神農
本草曰春為陽陽溫生萬物惴惴或煦噓也

公讌

公讌詩一首五言

曹子建濟曰公讌詩者臣下在公家侍讌也此讌在鄴宮與兄丕讌飲善曰贈

答雜詩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疑誤

公子敬愛容終宴不知疲良曰時武帝在故稱丕為公子善曰公子

五官中郎也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

差善曰字書曰澄湛也說文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必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冒獲也魚鳥自喻也清波高枝喻公子也謂得躍於公子

側也飈疾風也言其疾如神以接丹轂謂朱飾也善曰

朱華芙蓉也毛萇詩傳曰冒猶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覆也解朝曰客徒欲朱丹吾轂善曰古詩曰蕩滌旅情志戰國

策曰犀首為張儀千秋之祝

公讌詩一首五言

王仲宣銑曰此侍曹操讌時操未為天子故云公讌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蕨藪向曰夏曰昊天豐澤時雨也卉

日爾雅曰夏為昊天毛詩曰百卉具腓守林曰卉草摠名也楚辭曰上蕨藪以

防露王逸注曰蕨藪草木初生也

涼風徹蒸暑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榭音衰良曰

微去也蒸熱氣也君子曹操也華榭屋也善曰孔安國

論語注曰微去也蒸熱氣也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

故謂夏日為炎暉也漢書曰漢王置酒高會毛

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上林賦曰華榭璧璫嘉肴充圓

方旨酒盈金罍齊曰嘉美也肉叶骨曰肴充滿也圓方謂

脾臄南都賦曰珍羞琅玕充溢圓方毛

詩曰旨酒思柔又曰我姑酌彼金罍管絃發徽音曲度

清旦悲孔安國尚書傳曰徽美也合坐同所樂但翫音素

翫與孟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厭夜飲不醉無歸

善同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善曰漢書曰田蚡卒飲極

而不暢之也古樂府歌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善曰

見恩遇不翅過於本望已守常分豈敢違越乎言不敢也

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教何翅惠哉不翅猶過多也翅外

駸切論語摘衰聖承進識曰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向

徐衍守分身亡銑曰善注

古人言謂詩云樂只君子福履綏綏之言君子履福以安願
人善曰左氏傳正常曰夫子有遺言夫子謂魯季桓子願
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其高善曰主人謂曹公也言與天同享
之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濟曰克能也言能符周公輔佐之業奕奕也言遠代不可
追及善曰史記曰周公且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奕世已
見上文此詩
侍曹操讌

公讌詩一首 五言

劉公幹

良曰魏志云劉楨字公幹東平人也魏

同於鄴宮作求日行游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

復翱翔善曰言盡日歡樂未央餘思在夜復與夜游戲也

永日毛萇曰永引也古詩曰遊戲宛與洛蘇武詩曰惟樂
殊未央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歎誠毛詩曰何上乎翱翔

輦居

善本

飛素蓋從者盈路傍

善曰古詩曰日出東

月出

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

鮒曰珍木

木石渠觀名講論之處流水環之防猶堰也言為堰以防

魚也善曰新語曰梗梓豫章立則為衆木之珍風俗通

鄭玄曰堰猶畜水流之陂防猶旁隄也芙蓉散其華菡萏

菡萏徒溢金塘善曰芙蓉蓮也菡萏荷花也溢滿也金塘金隄

金堤靈鳥宿水裔仁獸游飛梁良曰靈鳥鳳也水裔水畔

也善曰假美名以言之楚辭曰蛟何為華館寄流波豁達來

風涼生年善本作未始聞歌之安能詳良曰華館寄流波

通達而達風涼也善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善曰翰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五言善曰魏志
日建安十六年

正月天子命公世子
不為五官中郎將

應德璉

祖璉曰魏志云應璩字德璉汝南人也大

善同翰注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善曰以鴈自喻也毛詩問子游

何鄉戢立翼正徘徊言我塞善本作門來將就衡陽棲銑

城欽也寒門北極山名衡陽衡山之南也璩自喻卑微不

也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曰積寒所在故曰寒

門西京賦曰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荆

州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向

傷命殛也善曰管子曰夫鴈鵠春北而秋南不失時者

也東觀漢記曰卅祖蒙犯霜雪古臨高臺辭曰我欲負之

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隨善本作沙石何能

中自諧謂小也言不見用與羣小相隨也言如此何能中

塗自與君子諧和善曰簡珠喻賢人比沙石喻群小也

淮南子曰周之簡珪產於坵土爾雅曰簡大也又曰諧和

也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良

雲雨喻五官也謂願因之以陵高梯也言若不值此會無

伸眉之地善曰樂動聲儀曰風雨感魚龍仁義動君子

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披雲雨之淫澤高梯喻尊位也

賈逵國語注曰梯猶階也漢書曰左焉翊薛宜為書璉高

陵令楊湛曰君自國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善曰漢書

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具樂飲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

宜翰曰細微賜自謂也言見存慰非小子所當敢宜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暢充也思谷子曰以識細微孔叢子

衛君謂子思曰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鄭玄周為旦極歡情

禮注曰存省也毛萇詩傳曰慰猶安存之也

不醉其無歸善曰不醉無凡百敬爾位以副饑渴懷銑曰

敬職位以副主人渴賢之懷 善曰毛詩曰凡百君子
各敬爾儀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皇太子宴玄圃宜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王隱晉書
曰愍懷太子通字熙祖惠帝即位立為皇太

子楊佺期洛陽記曰東宮之北曰玄圃園

陸士衡 濟曰皇太子晉惠帝愍懷太子也玄圃
園名宜猷堂名在園中衡時為太子洗

馬應令
作此詩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 良曰三正夏殷周也正朔不同故云

聖天也 善曰三正夏殷周也周建子為正月殷建丑為

正月夏建寅為正月尚書大傳曰正色三而復者也春秋

合誠圖曰赤受天運 自昔哲王先天而順 翰曰自昔哲王

宋均曰運錄運也 代言皆先天而行事天不違而順從 善曰尚書曰在昔

殷先哲王周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又曰湯武革命
應乎天而 群辟崇替降及近古 銑曰崇終替廢也言前代

亦如之 善曰國語藍尹齋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
前世崇替班固漢書項羽讀曰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黃

暉既渝素靈承祐 善曰魏為土德曰黃晉為金行曰素干

寶搜神記曰魏推五德之運以土承漢又曰程猗說石圖

日金者晉之行也建安五年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

之分野遠東殷墟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燕

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此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

矣晉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受魏陳留王禪以

金德王都洛陽金於西方為白故曰素靈也爾雅曰渝變

也又曰乃春斯顧祚之宅土 善曰毛詩曰乃春斯顧祚之宅土

乃眷西顧惟此與宅左氏傳曰舉仲曰 三后始基世武丕

承良曰三后謂宣景文也言始崇根趾武帝大承其業 善
曰自后稷始基靜民尚書 協風傍駭天畧仰澄 翰曰協和
伊尹曰隳桐王丕承基緒 善曰國語曰虞幕
和風傍散畧口也仲澄謂無薄蝕也 善曰國語曰虞幕
能聽協風以成樂生物者也韋昭曰協和也說文曰畧月

景也澄謂不薄食淳耀六合皇慶攸興善曰晉之先有黎者為高

於六合故得皇慶所興善曰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夫

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呂氏春秋曰神

通乎自彼河汾奄齊七政善曰晉在河汾之陽毛詩曰自彼氏羌尚書曰璿

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也言

文惟晉世篤其聖欽翼昊天對揚成命善曰晉盛文化

上天對明以成休命也翼輔揚明也善曰周禮栗氏量

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民立法

者尚書曰君世篤忠貞毛萇詩傳曰篤厚也尚書曰欽若

昊天毛萇詩傳曰翼敬也毛詩曰對揚王休又曰昊天有

成命二九區克咸謳善本作歌以詠良曰咸和也言九州

戶受之九區克咸謳善曰劉駒駰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

之德善曰尚書變曰夏擊鳴球以詠祖考來格皇上纂隆

經教弘道善曰皇上惠帝也繼武皇盛德以經教天之

道也纂繼弘大也善曰爾雅曰纂繼也經術

理也論語曰于化既豐在工載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善

人能弘道善曰毛詩曰儀萬生我后克明克秀善曰我后

安天位善曰毛詩曰儀萬生我后克明克秀善曰我后

形文王又曰天保定爾善曰機為洗馬體輝重光承

能有明秀之德機為親臣善曰機為洗馬體輝重光承

故稱我后毛詩曰篤生武王又曰克明克類善曰尚書曰

規景數善曰言體輝外之德承明聖之嗣故曰重光景大

昔先君文王武王宜重光爾雅曰景大也尚書周茂德淵

公曰王嗣無疆大歷服又桑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沖天姿玉裕善曰沖深裕容也言茂盛之德如淵之深天

方懋厥德家語齊大夫子輿見孔子曰今知海淵之為大

字書曰沖虛也桓子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

皆也應劭漢宮曰太子蕞外爾小臣邀彼荒遐也齊曰蕞小
 有玉質廣雅曰裕容也蕞外爾小臣邀彼荒遐也齊曰蕞小
 自謂也邈彼荒遐言從吳來也善曰左氏傳子產曰諺
 云蕞爾小國小臣已見上文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
 弛始厥負檐平振纓承華良曰弛廢也承華太子門也言
 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為太子洗馬左氏
 傳陳公子完曰弛於負檐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洛陽
 記曰太子宮在大匪願伊始惟命之嘉翰曰言今日榮寵
 宮東中有承華門君命之壽得至於此善曰左氏傳周
 子曰孤始願不反此爾雅曰嘉善也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一首四言善曰臧榮緒晉
書曰成都王穎字章

度趙王倫篡位穎與齊
王同誅之進位大將軍

陸士龍銑曰王隱晉言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
機齊名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
惠政後與機同被誅也
大將軍謂成都王穎也

皇皇帝祐誕隆駿命向曰皇皇美也祐福也誕大隆大也
美帝之福能大盛天命也
善曰毛

詩曰皇皇上帝又曰既受帝祉又曰受天之祐薛君韓詩
章句曰誕信也毛詩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毛萇曰駿大

也四祖正家天祿安善本作定言四祖能正其家天之福
祿長安定也善曰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尚春善本作

書曰天祿永終保定即天保定爾已見上文
春善本作

哲惟晉世有明聖良曰散哲智也言晉代代有聖主
尚書曰明作哲散作聖毛詩曰世有

王如彼日月萬景攸正其一翰曰聖德如日月之明則萬
景之表正善曰尚書曰惟我文

考若日月之照臨傳玄歌詩曰日
中萬影正夕中萬景傾義與此同魏魏明聖道隆自天銑

言明聖之道德天然也善曰魏魏已見上文禮記
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則明

分奕觀象洞玄凌善本作風協極善本作絕耀照淵向曰則
法奕明

也象玄象也洞通也言法天之明以分之觀象之玄以通
之風散上外令於宸極光曜絕遠下照深淵善曰孝經

曰則天之明孔安國尚青傳曰爽明也周易曰仰則觀象
 於天又曰天玄而地黃言風教上外協於辰極光炎絕遠
 下照深淵廣雅曰陵乘也然乘亦外也孝經鉤命史曰皇
 德協極注曰極北辰也封禪書曰未光絕炎劇秦美新曰
 炎光飛響蕭雍往播福祿來臻其二濟曰言和睦之道往
 盈塞天淵蕭雍往播福祿來臻布於人故天地福祿來至
 善曰毛詩曰蕭雍顯相杜預左氏傳注曰在晉善本茲臣
 播揚也毛詩曰福祿攸降爾雅曰臻至也在晉善本茲臣
 稱亂紫微善曰茲臣謂趙王倫也法言曰上失其政茲臣
 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神風潛駭有赫茲威翰
 又曰紫宮大帝室也良同善注神風潛駭有赫茲威翰
 神風神兵也謂齊國河間王顯舉兵十萬四面政倫迎惠
 帝反正故言有赫此威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
 赫靈旗樹旆如電斯揮銑曰言旗旆如電之揮霍也善
 方雷驚韓康伯周致天之届于河之沂向曰届極也致天
 易注曰揮者散也致天之届于河之沂予之極于河之沂
 沂岸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遣趙驪為前鋒
 倫遣孫會等前驅未及温十餘里大戰孫會先退諸軍相

次奔潰穎尋過河入于京師毛詩曰致天之届有命再集
 毛萇曰届極也文穎漢書注曰沂水上橋也

皇輿凱歸其三濟曰言天子之命載集於惠帝凱謂凱樂
 倫於温帝復還故曰再集毛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頽綱
 集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績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見素遺華反質良曰振整也言頽落
 網紀既整品物皆有

次序遺其浮華體神道為質素善曰說文曰振舉也周
 易曰品物咸亨又曰聖人神道設教素樸素也莊子曰同
 乎無欲是謂素樸鄭玄禮記注曰凡物無辰畧重光協風
 飾曰素華謂采章質謂淳樸也遺棄也

應律翰曰辰畧喻天子也重猶載也協和也天子之道載
 光和風應於律呂善曰漢書倪寬云宜重光張晏

曰重光謂日月也協風已函夏無塵海外有謐音蜜共四
 見上文應律應律而至也

華夏也謐靜也言內清外靜善曰楊雄河東賦曰函夏
 之大漢東觀漢記曰陰彤為遼東太守胡夷皆來內附野

無風塵毛詩曰謐靜也芒芒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

宴嘉會

向曰王謂成都王也言上下通泰王於華堂用崇宴禮以會賓客善曰左氏傳曰芒芒禹跡淮南

子曰虛廓生宇宙宇宙生天地周易曰天地交泰毛詩曰王在靈囿又曰嘉賓式宴以敖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玄暉峻朗翠雲崇靄

於

冕弁

善本作弁字

振纓藻服

善本作垂

帶

其五濟曰玄天暉曰峻高朗明也冕纓藻服皆卿大夫法服善曰玄天色也尚書曰藻火粉米鄭玄孝經注曰

大夫服藻火毛詩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祁祁臣僚有來雍雍良曰祁祁衆兒

悅兒言衆官有來者皆和悅也善曰雍雍僚官也雍雍和

曰祁祁已見上文毛詩曰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

翰曰薄言雲謙也載則考成也謂薄德爲言則成此詩承王之顏色於下風也善曰毛詩曰薄言來之載考已見

上文漢書傳不疑曰乃今承顏接辭孔叢子曰侯願在下風

賓客也玉容謂容如玉也俯仰隨尊卑之理善曰毛詩曰我有薄客亦不夷憚曹植罷朝表曰覲玉容而慶薦奉

歡宴而施已唯約于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岳之崇日約薄

豐亭也言我施用甚薄遇禮且厚是天賜我難老之惠如山岳之崇高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已弘乎

接物淮南子曰禮豐不足以効愛賜之難老合壽考也毛詩曰永錫難老又曰如南山之壽

晉武帝華林園

善本有

集詩一首

四言善曰洛陽圖經曰華林園

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爲華林于寶晉紀曰泰始四年二月

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盛晉陽秋曰散騎常侍應貞詩最美

應吉甫

濟曰文章志云應領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晉武爲撫軍將軍以領爲參軍

晉室踐祚遷太子中庶子華林園名當晉武帝與羣臣射於此園賦詩觀志善同

注

悠悠太上人

書本作民字

之厥初

良曰言太上生人之始一葦曰毛萇詩傳曰悠悠遠貌太

上太古也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淮南子曰皇極肇建彝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毛詩曰厥初生民

倫攸敷翰曰皇大極中尋常倫理也言大中之道始立常理從是所布也善曰尚書曰建用皇極又曰天

乃錫禹洪範九五德更運膺錄受符濟曰五德謂金木水

德之君德相膺運以受符錄善曰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言七德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

之春秋命曆序曰五德之運同徵合符膺錄次陶唐既謝

相代春秋漢含章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天歷在虞其一濟曰言堯去位歷數歸舜也謝去也善

至陶丘陶立有堯城堯嘗君之故號陶唐於是善本作上

氏天歷天之歷數也已見上文虞謂舜也帝乃顧惟春光我先善本作祚應期納禪去聲良曰言上

應期運而納於魏禪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時是也毛

詩曰皇矣上帝又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魏禪晉已見魏

都賦范曄後漢書伏隆檄張步曰皇天祐漢聖哲位以龍

應期尚書刑德放曰河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飛文以虎變翰曰龍龍喻天子起外位也言天子既即位

龍在天利見大人又曰玄澤滂流仁風潜扁銑曰玄天也

大人虎變其文灼也流仁惠之風潜動也扇動也善曰玄澤聖恩也曹

子建責躬詩曰玄化滂流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區內宅

心方隅回面其二向曰區字之內方隅之外皆宅心飲化

書曰宅心知訓孔安國曰常以居心天垂其象地曜其文

也劇秦美新曰四面內嚮喁喁然鳳鳴朝陽龍翔景雲東曰朝陽梧桐生焉景雲瑞雲也言

日月嶽瀆含垂光潤也龍鳳皆美瑞也或翔於雲或鳴於

梧善曰周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韓詩外傳曰天見其

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春秋元命包曰天質地文毛詩曰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曰山東曰朝

陽孝經授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嘉禾重穎蕡莢

載芬良曰穎禾穗也蕡莢瑞草也載則芬盛也善曰孝

經授神契曰王者德至地則嘉禾生東觀漢記曰濟

陽縣嘉禾生一莖九穗田休子曰率土咸序人胥悅欣其

堯為天子蕡莢生於庭為帝成歷率土咸序人胥悅欣三

韓曰咸皆胥相也 善曰胥相 恢恢 皇度穆穆聖容言

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 善曰恢恢大也穆

量度美容貌而有恭順聰明之德 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

恢疏而不失禮記曰天子穆穆尚書曰言曰從貌曰恭視

微諦也論語曰君子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 登

庸以德明試以功 其四向曰庸用也言以德登用為天子

若時登庸又曰明 試以功車服以庸 其恭惟何昧且不顯無理不經無義不

踐行捨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 濟曰丕大也

夙夜未明而思政理之事而行之至虛太素也謂游情太

素之道同法於簡易也 善曰左氏傳讎鼎之銘曰昧且

丕顯後世猶怠禮記曰理發乎外而衆莫不順鄭玄曰理

謂言行也辯捷也口捷給則數為人所憎故云去其辯陸

賈新語曰義者曰之經履之者聖也老子曰處其實而不

處其華尚書曰君無以辯言亂舊政嵇康書曰游心於寂

寞老子曰致虛極王弼曰言至虛之極也管子曰虛無形

謂之道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簡易而天下 六府孔修九有斯靖 其五良曰孔甚也六府

之理得矣 九州也 善曰尚書曰四海會 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

同六府孔脩毛詩曰奄有九州 南暨西漸 沙流 翰曰暨至漸入也言惠化聲教無所不

南暨西漸 沙流 翰曰暨至漸入也言惠化聲教無所不

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沙流朔 幽人 肆 音異善本 驗遠國忘

遐 銑曰肆習遐遠也言幽隱者習驗而來遠國皆忘其路

肆驗服虔 越常 善本作 重譯 充我皇家 其六向曰越常國

言宜之於天子充滿也言貢聘滿我國家也 善曰尚書

大傳曰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

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鄭玄曰欲其轉相 峨峨

眺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典引曰盛哉皇家 峨峨

列辟赫赫虎臣 濟曰列辟諸侯也虎臣言猛也峨峨赫赫

衆盛兒 善曰毛詩曰奉璋峨峨典引曰

峨峨

德臣列辟毛詩 內和五品外威四賓良曰五品是五等諸侯四賓是四夷之賓

諸侯在內故云和夷狄外國故云威善曰尚書帝曰脩五品不遜孔安國曰五品乃五常也又曰四夷咸賓

時貢職入覲天人職貢於天子善曰周禮曰施貢分職 備言錫命羽蓋朱

莊子曰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善曰周禮曰施貢分職

輪其七翰曰諸侯來朝天子皆周備與言而賜其命羽蓋

能錫命以禮尚書大傳曰古諸侯之於天子有功者天子

賜其車服號曰命諸侯鄭玄儀禮注曰命加爵服之名子

虛賦曰建羽蓋揚輝善曰毛詩曰備言燕私又序曰不

書曰乘朱輪者十人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善作

不言而喻向曰貽遺喻曉也言天子遺其宴會者不常其

秦王告趙王欲為好會數猶禮也左氏傳張趯曰吾得聞

此數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聖策定於神心孟子曰君

子所性仁義禮智信根於於時肆善本作射食弓矢斯御

心施於四端不言而喻善字射食弓矢斯御

銑曰肆放也御猶執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天發彼五的

予講武肄射毛詩曰弓矢斯張毛萇曰御進也發彼五的

有酒斯飲其八良曰五的射的也飲飽宴也善曰毛詩

日發發矢也周禮曰王射三侯五正毛詩曰君子有酒

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

武之道厥猷未墜翰曰言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善

在昔先王躬善本御茲器示武懼荒過亦為失音試

也周禮曰弓矢者器也丸厥群后無懈于位善

也周禮曰弓矢者器也丸厥群后無懈于位善

先王崇射以示武崇禮以懼廢過耽之者亦失矣或懼群

后無為此懈怠於位其九善曰毛詩曰匪懈于位民之

堅收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善本有送孔令詩一首五言

謝宣遠向曰宋書七志云謝瞻字宣遠陳郡人

也幼能為文章豫章太守劉裕為宋公

時九月九日出游項羽戲馬臺送尚書令孔靜辭位歸鄉宋公與百寮賦詩以述其美焉善同向注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

濟曰季秋九月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不可為器故美

百工之功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又曰仲秋之月盲風至乃命司服衣服有量必循其故鄭玄曰盲風疾

風也毛詩曰九月授衣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繁林收揚綵善本作密苑

解華叢巢幕無留鸞遵渚有歸

善本作鴻良曰遵依也來字善曰左氏傳曰

吳王子札聘于上國宿于戚聞孫林父擊鍾曰夫子之在此猶鸞之巢于幕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鸞飛

遵渚禮記曰九月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翰曰霞在日之節鴻鴈來賓

商風疾而高故云薄清穹穹天也善曰迅商商風之迅疾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曰商風

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疾又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日薄附也爾雅曰穹蒼天也

嘉節謂九月九日戾至也行宮謂馬臺善曰孫卿子曰積善德而聖心備焉左氏傳曰錫鑾和鈴爾雅曰戾至也

東觀漢記曰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四筵露芳醴中堂起絲桐向曰四筵四

也善曰儀禮曰旨酒令芳西京賦曰促中堂之密坐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忌曰夫理國家而彌人倫皆

在其中王曰夫理國扶光迫西汜似歡餘宴有窮濟曰扶迫薄也西汜日入處也言日沒歡宴將極善曰淮南

子曰日出陽谷拂于扶桑楚辭曰出自陽谷次于濛汜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良曰逝往也歸客孔令也言能養

優遊養素周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班固漢書述曰疏克金娛老臨流怨莫從歡心歡飛蓬送怨不得與之相從迴

我歡樂之心歎君與飛蓬同飄轉也善曰言已牽於時役末果言歸臨流念鄉已結莫從之怨而以待宴暫歡之

志重歎飛蓬之遠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王逸曰念舊鄉也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列子宋元君曰適值寡人

鄉也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列子宋元君曰適值寡人

有歡心商君書曰夫飛蓬遇
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

樂游應詔詩一首

善曰升陽郡圖經曰樂
遊苑宮城北三里晉時藥園也

范蔚宗

銑曰沈約宋書云范曄字蔚宗順陽人
也少好學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

事坐謀反誅樂游苑名
應宋文帝詔善注同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陽

善本作
梁字

協孔性黃屋非堯

心向曰崇盛謂崇業之人朝闕廷也虛寂謂空靜之士川
岑山澤也山梁唯雉飲啄自得是合孔丘之性黃屋天
子車也堯為天子但憂萬人而心不在黃屋善曰方言
曰寂安靜也論語子曰山梁雉時哉時哉何晏曰言山
梁雉得時鄭玄毛詩箋曰梁石絕水之梁也漢書曰紀
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纁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裏堯以
位禪務光許由故非堯心所悅郭象注莊子曰徒
見聖人載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
來善本作
未字
肅文囿降昭
善本作
照字
臨濟曰軒駕言時游此以
就清肅之人文囿謂文

學之士昭明也言下明德而臨之也善曰言未戒軒駕
而訪道且降文囿而愛物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方明

為御昌寓參乘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孟子齊宣王問曰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毛詩曰王在靈囿鄭玄曰文王親至

靈囿言愛物也毛詩曰
明明上天昭臨下土
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鑾音原薄信

平蔚紆臺澗備曾深
良曰草木叢生曰薄蔚繁茂也備盡
曾高也言臺澗盡高深也善曰王

逸楚辭注曰草
木交曰薄處
蘭池清夏氣脩帳含秋陰遵渚攀蒙密隨

山上嶇
區音欽翰曰遵依也嶇欽不平兒善曰三輔
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漢書成紀曰三輔長

無供帳之勞張晏曰帳帷帳也渚遵已見上
瞻善本作目
文尚書曰隨山濬川洞簫賦曰嶇嶇歸壑

有極覽游情無近尋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頽侵
銑曰積久
也言目覽

能極游情目遠也聞道謂聞入之道已久而年力老弱不
善曰廣雅曰睇視也王弼老子注曰滌除邪節

至于極覽鄭玄禮記注曰極者盡也莊子南郭子綦問于
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間道矣偏音

禹陸機應嘉賦曰悲來日探已謝丹雘鳥郭切善感事懷

長林向曰丹雘喻榮祿也言探已年已老慙榮祿之飾感

象散與帝古字通江賦曰感事而出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升朧肥皎皎寒潭絜濟

朧病也風霜慘淒草木色皆病此言以喻已老患也善曰

列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溫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韓

變而黃也毛萇曰痲病也今本作腓字非也良辰感聖心

雲旗興暮節良曰良辰謂九月九日感聖心謂感天子之

爾雅曰感動也楚辭曰載雲旗兮逶迤鳴葭戾朱宮蘭

卮之獻時哲翰曰葭笛也天子行鳴笛引路也戾至也朱

孔令也善曰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傳玄西都

賦曰彤彤朱宮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晉灼曰芬芳布

列若蘭之生應劭曰卮卿飲酒禮器也餞宴光有孚和樂

信善本作所缺信也光明孚信也言餞宴之理明朝延有

葭君韓詩韋句曰送行飲酒曰餞周易曰有在宥天下理

吹萬群方悅向曰在察宥寬也言察寬則天下之理也吹

悅也善曰莊子曰開在宥天下不聞在治天下也司馬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司馬彪曰言天氣歸

客遂海隅善本脫冠謝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關音

濟曰歸客孔令也海隅謂會稽山陰也脫冠謝中書令薄

廣雅曰遂往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凡仕則冕弁謝職故曰脫冠閑居賦序曰猥廁朝列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楚辭曰朝發在渚王逸曰在曲也指景指曰也河流有已見上文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

急瀾浮驟無緩轍善曰言彼去何有急瀾而不留言相背之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良曰伊惟也言我豈獨惟此別路之念而

已言宿心之事自此將隔善曰孔以養素為榮而已以戀位為辱故云愧也周禮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間必有塗焉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彼美立園道喟焉

傷薄劣翰曰美孔令得歸立園之道歎傷已之薄劣不如也善曰毛詩曰彼美孟姜周易曰六五賁于立園

東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立園閑居賦曰信用薄而支劣

應詔讌曲水作詩一首四言善曰水經注曰舊樂地為曲水武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

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

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賦詩

顏延年銑曰曲水謂引水行酒盃

道隱未形治教既亂向曰形見也言大道隱而未見謂宋公未為天子時也彰明謂延晉之亂

以明宋之理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又曰道隱無名王弼曰有形則亦有分有不溫則涼故象者形者非大

象也又曰夫道物以之成而不見形故隱而無名也河上公曰道潛隱使人無能名也太玄經曰亂不極則治不形

賈逵國語注帝迹懸衡皇流共貫濟曰帝五帝皇三皇言曰敦著也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有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功績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

羣臣也長楊賦曰逮至孝文隨風惟王創物求錫洪筭良

乘流孔安國尚書傳曰萬國共貫

王文帝也創物謂創造萬物也洪大也言天賦大筭使良

久也善曰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未錫難老鄭玄儀禮注曰筭數

仁固開周義高登漢其一翰曰言仁義之道也謂年數

仁固開周義高登漢其一翰曰言仁義之道也謂年數

仁固開周義高登漢其一翰曰言仁義之道也謂年數

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漢書曰五星聚於東井此高祖受命之符當以義取天下也

業光列聖銑曰并福也言福德豐盛代生哲智德業光於往列之聖也善曰爾雅曰融長也毛詩曰世

有哲王魏都賦**太上正位天臨海鏡**向曰太上謂文帝也言臨人如天鏡之照

海也善曰漢書薄照書曰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周易曰如正位于內男正位于外淄岳魯

公詩曰如地之載如天之臨孫綽望海**制以化裁樹之形**賦曰因湛亮以靜鏡俯遊目於淵庭

性濟曰言法制以風化裁形性以寬和樹也善曰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莊子曰流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

之形形體保神各**惠浸萌生信及翔泳**其二良曰萌生謂有儀則謂之性

養萬物著信及魚鳥也翔泳謂魚鳥也善曰史記文帝詔曰萬物之萌生翔泳魚鳥也易曰豚魚吉信及豚魚薛

君韓詩章句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崇虛非徵積實莫尚**豈伊人和寔

靈所貺翰曰豈惟人和而已實上天神靈所賜其福也賜也善曰言崇尚虛假諒非有徵積累成實則

莫能尚也漢連珠曰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亦上也言化之所感豈止人和

乎實亦受天貺左氏傳季良曰於是人和而神降之福春秋元命包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也

日完其朝月不掩望朔望皆全也善曰漢書曰天下太平日不蝕

朔月不掩望**航琛越水輦**輦其三濟曰航舟也輦車也掩望

或踰山而來至矣善曰言遠夷納貢也毛萇詩傳曰琛寶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者必以賁爾雅曰上正嶂也郭

璞曰山**帝體麗明儀辰作貳**良曰帝體謂太子也言帝之體麗明也儀辰作貳

之明匹辰極以為副貳也善曰言太子附帝故有明德也沈約宋書曰文帝立皇子劬為太子喪服傳曰長子正體

於上周易曰黃離元吉鄭玄曰離南方之卦離為火土訖位焉土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父之道文王

之子發且是也毛萇詩傳曰儀匹也辰北辰也曲引君彼日辰居其位齊王攸太子箴曰尊以弘道固以貳已

東朝金昭玉粹昔遂翰曰東朝太子朝也言太子德如金玉之明美也昭明粹美也善曰東朝東

東朝金昭玉粹

官也潘岳贈陸機詩曰縵縵東朝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
官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味又曰金玉其相廣雅曰粹
也**德有潤身禮不愆器**章不愆共禮樂之器善曰禮記
曾子曰富潤屋德潤身又曰禮器鄭玄曰禮器言禮使人成器
柔中淵映芳猷蘭秘其四
於身秘積也善曰易曰其用柔中陸機宣猷堂詩曰茂
德淵冲字書曰密昔在文韶作昭今惟武穆濟曰言以高
帝比武王韶穆謂繼次也善曰言昔者在高祖之子為王
同於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為王又同武王之穆言其成也
左氏傳富辰曰畢原鄭邠文之昭也杜預曰皆武王子也漢書韋玄成議
邦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曰皆武王子也漢書韋玄成議
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穆父子之於烏赫王宰方
迭號千祀而一也晉文王諱昭改為韶
且居叔良曰於赫美也王宰謂宋彭城王義也言方於周
周且而亦居叔也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為司徒毛詩
曰於赫湯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吾成王叔父也

有辟鑿**叔**鑿**蕃爰履奠牧**翰曰辟溫潤也言有溫潤明德
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也色辟然於
面二蕃謂江夏衡陽二王也爰履奠牧謂於所履之地能
鎮定其郊牧也爾雅曰爰於也左氏傳管仲曰賜我先君
履杜預曰履所履之界也諸侯得祀名山大川故曰奠牧
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寧極和鈞屏**領必京維服其五統曰寧
爾雅曰郊外謂之牧

鈞謂斤兩斛斗也謂安理其斤兩斛斗為京室之蕃屏維
持五服之諸侯也善曰和鈞王謂宰也屏京謂蕃封也
尚書曰關石和鈞周禮曰三曰禮典以和邦國**朏**匪**魄**雙
四曰政典以均萬民又曰凡邦國大小相維

交月氣參男變十四氣與日月相參而變也善曰朏魄
雙交謂三日也凡朏魄之交皆在月三月之夕今月末久
故以前之文唯止有二故曰雙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朏明
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說文曰魄月始生魄然也月氣參變
謂三月也月氣每月一變故曰參也周書曰凡四時成歲
各有孟仲季以名卜有二**開榮灑澤舒虹爍電**濟曰開榮
月月有中氣以著時應

之榮灑其淫澤也燦光也言德惣萬化之美如虹電舒光
善曰言時侯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桐始華又日時雨將降
又曰虹始見又曰化際無間皇情爰眷良曰際至也言風
仲春之月始電

也皇情謂天子之情也爰眷謂眷下人也善曰言既太
平故眷斯嘉節解朝曰纖者入無間杜預左氏傳注曰間
隙也伊思鎬飲每惟洛宴其六翰曰惟亦思也善曰楚
在鎬飲酒樂凱東陽無疑齊諸記東晉對武帝曰昔郊餞
周公卜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郊餞

有疆善本作君舉有禮鏡曰郊餞謂祭祖也有疆謂作壇
傳曹劌曰見上文左氏惟幙蘭甸畫流高陞向曰蘭甸謂野
其香喻德馨也言張惟幙於蘭甸畫地通水於高陞之側
也陞階也善曰廣雅曰幙帳也蘭甸蘭生于甸猶蘭皋
也畫流分庭也分庭謂東西廂俱作樂分庭薦樂析波浮醴也析波謂分水以流杯也醴
酒也善曰莊子曰分庭抗禮析音錫豫同夏嘒度事兼出濟子禮其七良
言歡豫之事兼同於古善曰出宿于濟

物翰曰閱視也言我仲視天子豐厚之施下思於已誠為
物微物三妨儲隸五塵朝散音弗翰曰三妨儲隸謂三任東
鳥微也妨妨賢入之路塵汙也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
年補太子舍人從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轉正員外郎
徙貧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途泰命屯恩充報屈有悔可
微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

俊七滯瑕難拂其八鏡曰俊政也謂王道泰而已命屯也
自改積滯之瑕難可除拂善曰泰屯二卦名周易曰泰
者通也又曰屯如遭如周易曰肝豫有悔位不當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俊政也廣雅曰瑕穢也毛
萇詩傳曰拂去也拂亦作弗古字同

皇太子釋奠會作一首四言善曰裴子野宋略
月皇太子劭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

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

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

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

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

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

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事

顏延年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

濟曰師位謂太子少師位也儒門謂專門教授也善曰漢書元帝詔曰

國之將興與奠師而重傳鄭玄禮記注曰尊師授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漢書儒林傳曰嚴彭祖顏安樂各專門教授

稟道毓育德講藝立言

良曰稟授道藝以養德立言也毓養也善曰王粲贈文叔良詩曰

溫溫恭人稟道之極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西浚明爽

曙達義茲昏

濟曰浚大爽差也言大明自暗而生且不差其曙達義從昏情而發明亦猶是焉善曰

以日喻道也大明之道既以爽曙通達之義於此彌昏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馬融曰浚大也魏都賦曰昏情爽

曙歲規顯之毛萇詩傳曰爽差也然義與魏都賦微異不以文害意也禮記曰先王修道以達義桓子新論曰學者

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永瞻先覺顧惟後昆其一銑曰永欽然此所以滋昏也

先覺之人義有乖舛者顧思後昆以正之也昆猶生也善曰言大義漸乖永瞻先覺之意顧思後昆以正之孟子

伊尹曰天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予大人長物繼天接聖

向曰大人謂太子也長物謂長育萬物也繼天接天子之聖緒也善曰周易曰利見大人君德也尸子曰天地之

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聖人之道亦時必必亨運蒙

然漢書曰庖犧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

則正濟曰言遭時屯蒙必能正也亨通也善曰周易曰

故屯乃大亨也運錄運也周易曰蒙偃閑武術闡揚文令

王來自商至子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闡修文教賈逵

國語注曰庶士傾風萬流仰鏡其二輪曰言衆士萬人皆偃息也

主曆之官也簡月謂擇吉日也筵席也善曰正殿前殿也長門賦曰正殿鬼以造天虛筵以待賢也左傳鄭子曰玄鳥氏司分者也尚席函含丈承杖丞字疑奉帙席儒席

也函容也席容一丈分地使得指揮也承疑輔弼之官帙書帙也善曰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有五尚有尚席禮記曰席間函杖鄭玄曰函容也丞疑疑丞侍言稱辭傳敦史也禮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

秉筆也秉執也善曰馮衍德誥曰仲尼言語不習則子貢侍禮記曰有善記之為博史國妙識幾乎音王載有述語士苗謂襄子曰臣秉筆事君

其五向曰言侍從之官皆妙識幾微之音載則也言帝王法則有所述作善曰周易曰知幾其神乎尚書曰熙帝之載王肅曰載事也孔叢子肆異善本議芳訊信大教克日使談者有述焉為之奈何肆作肆字

明濟曰肆習訊問也言習議者以芳美之道相問故大道尚書傳曰肆陳也鄭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屬觀盥樂薦玄毛詩箋曰訊言也

歌笙良曰言其恭敬行祀典奠酌先聖之神靈也觀盥謂雅樂也善曰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又曰凡人之始立學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周易曰觀盥而不薦王弼曰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觀盥也儀禮曰歌南有嘉魚笙崇立也昭事是肅俎

實非馨其六翰曰昭事神祇崇肅敬之德也俎謂祭器也實謂祭物也言俎實非足稱馨蓋德為馨也善曰左氏傳曰以昭事神尚書獻終饗吉即宮廣譙堂設象成王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筵庭宿金懸如字協韻善本作懸字疏曰襲重即就也言象筵以象牙為席也金懸謂鐘鼓之樂也宿謂夜列於庭善曰獻終祭畢也尚書曰乃卜三龜一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禮記曰孔惺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劉楨瓜賦曰更鋪象牙之席吳都賦曰桃笙象簾周禮曰宿懸於阼階其南

鍾然鍾台保兼徽皇戚比彥向曰台謂三公位也保太保則金也

彥謂比肩皆是俊茂善曰春秋漢舍孽曰三公在天法三能能與台同保太保也皇感皇家之戚也爾雅曰美士

為肴乾酒澄端服整弁

其七濟曰肴乾酒澄祭畢也整服謂去祭服就常服也善曰禮記

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內乾人飢而不敢食杜預

六官視

命九賓相儀

銑曰九賓謂九卿也言視王命助行禮儀善曰六官六卿也周禮曰典命掌諸侯之五

儀其衣服禮儀各賦其命之數漢書曰群臣朝十纓笏月儀大行設九賓臚傳東京賦曰伯夷起而相儀纓笏

序巾卷充街

翰曰巾盛物也言垂纓笏卷者巾於犀序備善曰纓笏垂纓秉笏也皆朝臣之

服故舉服以明人爾雅曰東西莊都

善本作雲動野虺

風馳

銑曰莊虺皆道也言觀禮之人於道路有如雲動風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虺秦美新曰雲動風

僂韓詩曰施于中虺薛君曰中虺虺中九交倫周伍漢起之道也四子講德論曰風馳兩集雜襲並至

哉邈猗

於宜其八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倫比也說文曰伍相參伍也蔡邕胡黃二公清暉在天容光必照

領曰超哉邈猗莫參其二濟曰清暉善

曰清暉喻日喻帝也孟子云日月物任

善本作其情理宣

其奧

周易曰言萬物各任其情明理以宜深奧之義善曰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

始而享者必乾元也利而貞者必性情也此意性情者正也言人君在上以道被物各存其性為情矯志不

入於心

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廣雅曰奧藏也妄先國

曹側聞邦教

翰曰曹長也國學以教長子延年時為國子博土故讌云妄居國曹之先而側聞國之教

義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延之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賈誼弔屈原曰側聞先

徒掌邦教

司徒愧微冥終謝智效

銑曰自愧微賤而暗昧此無智而效故云謝也善曰微冥微賤而闇冥也家語哀公曰寡人愚冥莊子曰智効一官

侍宴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

五言 善曰

張謏字公喬齊明帝時為北徐州刺史謏霜六切

丘希範

向曰梁典云丘遲字希範吳興人時為中郎武帝弟宏為徐州刺史應詔

送王善

詰吉且聞闔開馳道聞鳳吹

去濟曰闔闔天門也鳳吹笙體鳳故也善曰左氏傳曰

薛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且也西京賦曰表曉闕於闔闔

以道天子道也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箏聽鳳鳥之鳴

以別十二律蔡邕月令章句曰吹者所以通氣也管簫竿

望填簾皆輕美帝承玉輦細草藉龍騎良曰莢草之初生

以鳴吹也輕美帝承玉輦細草藉龍騎良曰莢草之初生

生也藉田賦曰天子御玉輦服虔漢書注曰藉薦也周禮

以上為龍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本善曰集巢空初鳥

飛荇杏亂新魚戲翰曰言風雖緩山尚為聲也荇水草寔

惟北門重匪親孰為寄親王誰者可寄善曰史記齊威

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駢曰參

齊之北門也史記田肯謂上曰非親子弟莫使王齊參

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向曰別念謂武帝別弟也肅穆謂

善曰荀悅漢紀曰大會羣臣於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長樂宮成禮而罷莫不齒穆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濟曰小臣遲自謂也言雖投捨此命不足答其義也善

日左氏傳羊舌職曰諺曰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西征賦曰

豈生命之易投

應詔樂游苑餞呂僧珍詩一首 五言

沈休文

良曰梁典云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為蔡興宗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

稍遷冊使尹僧珍為左衛將軍北

代魏故命作詩餞也善同良注

丹浦非樂戰負重功君臨良曰堯時丹水國不服堯征而

懼百姓不安善曰六韜曰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高誘呂氏春秋注曰丹水在南陽浦崔也莊子曰其草之士

樂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人若履水而負重孟子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我皇秉至德忘已用堯心
人也善曰穀梁傳曰我君接上下論語曰周之德可謂至德矣莊子堯謂舜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此吾用心也
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
萬物失所也言苦魏侵掠
善曰言失常也東京賦曰區宇又推雷轂二嶠
字大戴禮曰魚游于水鳥飛于雲
揚旆九河陰
山名旆旗也水南曰陰善曰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闕以內寡人制之闕以外將軍制之闕魚列切西都賦曰左擁函谷二嶠之阻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尚書曰
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
善曰左氏傳曰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乘韋昭國語注曰超乘者跳躍上車也漢書曰魏氏武卒衣二屬之甲如淳曰上身穿解揮一經繳一凡三屬也顧野玉曰屬猶接也史記曰李牧趙之良將也匈奴入牧選百金之士五萬

擊之漢書音義服虔曰良士
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
直百金言重也濟同善注
林也上林即樂游苑也取象於漢家上林苑也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人
命師誅後服授
律緩前禽
禽傳曰言後者執誅前降者緩捨也善曰公羊先強周易曰王用
函輶還方解帶曉
武稍披襟函谷關也輶輶輶洛東坂名曉武二關名盡為中國之襟帶言今披解而出也善曰解帶披襟言將降附也漢書音義應劭曰羗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洛西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紓帶咽喉
伐罪芒
山曲弔民伊水潯
音尋向曰洛陽魏所都也芒山伊水各苦也善曰尚書曰奉辭伐罪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洛陽北芒嶺廢也長阜自榮陽山連嶺脩且暨于東垣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用其民伊水名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潯涯也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

簪

濟曰言堯平四方必將燔柴以告武成約自云將陪侍此禮故未解簪纓而歸善曰尚書曰柴望大告武成也謂武王誅紂而還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大告以武功成也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縱一壑通俗文曰憤道曰簪

祖餞

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

送應氏詩二首

五言

曹子建

良曰送應瑒瑒兄弟也時董卓遷獻帝於西京洛陽被燒故多言荒蕪之事

步登北芒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

音煩

翰曰洛陽山洛之南山也漢遺董卓燒官室善曰北芒已見上文說文曰寂無人聲也獻帝紀曰車駕至洛陽宮室盡燒垣牆皆頽擗關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不作無行徑荒疇不復田

善曰漢書曰伍被曰臣今見宮中荆棘孟子曰太山之

高參天入雲東觀漢記馬援曰隗囂側足無所立國語曰

田疇荒蕪賈逵曰一井為疇

此皆不識其道徑也善曰漢書高祖曰遊

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

向曰阡陌皆道也言我久不歸

子悲故鄉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中野何蕭條

千里無人煙念我平生

善曰漢書高祖曰遊

居氣結不能言

濟曰言思念平生游居之

處所盡成丘墟善曰劉歆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東

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火古詩曰悲與親友別氣

結不能言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

良曰屢數也言清平之時嘉會之賞不可數得而常有

李陵與蘇武書曰策名清

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

善曰

時又詩曰嘉會難再逢

極言長久也朝霜言易消也善曰莊子曰天與地願得

展嬾婉我友之朔方

樂也我友謂應瑒也朔方也善曰毛

詩曰嬾婉之末又曰我親暱本作昵字並集送置酒此河

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

各愧於中腸 善曰爾雅曰昵近也漢書曰上過沛置酒

沛宮周禮曰在中饋王弼曰婦人職中饋儀禮有饋食之

禮鄭玄周禮注曰進物於尊者曰饋言恩愛至情之極所

望悲苦愈深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愛至山川阻且遠別

者其求詳鄭玄注禮記曰病愧謂罪苦也

於身與之高飛 善曰毛詩曰山川悠遠又曰

道阻且長古詩曰願為雙鳴鳥奮翼起高飛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 五言

孫子荆 向曰臧榮緒晉書云孫楚字子荆太原人仕晉為馮翊太守時司馬俊為征西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 善曰李陵與蘇武詩曰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毛詩曰零雨

將軍俊下官屬住者送至陟陽候故於此作也陟陽亭名候亭也善同向注

其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 善曰傾三命皆有極咄嗟安

可保 翰曰三命謂上壽中壽下壽言皆有終極嗟我此身

百年下壽八十鄭玄禮記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蒼頡篇

日咄嗟也說文曰咄驚也咄丁忽切咄咄倉憤切王弼周易

注曰嗟憂

莫大於殤子彭聃 貧猶為大 善曰下殤彭祖老聃

皆壽者若達自然之分者殤者亦足為壽達聖而求者雖

歎聃猶以為大 善曰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

毫之末而太山猶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大郭象曰

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其性分物其其極

則形大末為有餘形小末為不足苟各安其性則秋毫之

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

是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

小矣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

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大無小無壽無天

是以螻蛄下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斤鷄不貴天池而榮願

已足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史

記曰老子字聃列仙傳曰李耳生於殷時為周守藏吏積

八十餘年後之流沙莫知所終
蓋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吉凶如糾纏墨憂喜相紛
擾善本作統字濟曰糾纏索也吉凶相繞如索兩股纏也
如糾纏索相附會也按糾兩股索纏三股索言禍福之相
糾如此服鳥賦曰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又曰憂喜聚門吉
凶同域神女賦曰紛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濟曰言以
紛擾擾未知何意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天地為鑪
陶鑪萬物故宜齊同何有大小善曰言天地為鑪陶鑪
萬物居其間一何微小言不足自愛也服鳥賦曰天地為
鑪萬物為銅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翰曰達人不賤物貴我
其不早善曰此謂愛生也達人大觀死生若一故戒此
愛生苦千不早言能早戒之不以經慮也鵲冠子曰達人
大觀乃見其理古卒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
詩曰立身苦不早離之離之心言當收鑒
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向曰誰能察我別
於天齊曰偕俱也言齊死生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善曰楚辭曰惆悵兮秋自憐王孫子曰仲叔諫衛靈公曰

百姓乖離說文曰契夫
約也毛詩曰君子偕老

金谷集作詩一首

五言善曰酈元水經注曰金
谷水出河南太自原東南流

歷金谷謂之金谷水
東南流經石崇故居

潘安仁

向曰時崇出為城陽
太守潘安仁送之

王生和鼎寶石子鎮海沂

翰曰祭酒助三公和鼎也崇出
守城陽在海岸故云鎮海沂沂

水名也善曰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大僕卿
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
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澗中
賦詩以叙中懷應劭漢言儀曰太尉司空司徒長史號為
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尚書曰海岱惟青州又親友各言邁
曰徐州淮沂其乂蔡邕陳琳碑曰遠鎮南裔

中心悵有違何以叙離思攜手游郊畿朝發晉京陽夕次

金谷湄

音眉向國外曰畿晉都洛陽故云晉京湄水岸也
善曰毛詩曰還車言邁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曹子建雜詩曰離思故難任晉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
京洛陽也爾雅曰水草交為渭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
濟曰縈繞也曲阻曲山也峻高也威夷長兒善曰七發
曰依依絕區兮臨迴谿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
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溫泉龍鱗澗激波連珠揮良曰
之水感為丈如龍鱗激水歎石如珠之揮散善曰東京
賦綠水澹澹澹澹與淡同韓詩曰昔我往矣揚柳依依薛君
曰依依盛貌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鄚元水經注
曰允街谷水文成蛟龍允音汾街音牙洞蕭賦曰揚素波
而揮進珠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桯靈囿繁石若本作榴茂
林列芳梨翰曰皆果木名園也言靈美也善曰上林
賦曰沙棠櫟儲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烏桯沙棠
若榴也西京雜記曰上林有芳梨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
地玄醴染朱顏但想杯行遲銑曰坻岸想告也玄醴黑
其坐遷鄭玄詩箋曰坻水中之高地邊讓章華臺賦曰激
玄醴於清池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王仲宣公讌詩曰

但想杯行遲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向曰揚舉也桴打鼓杖
也言擊鼓吹管之聲清

而悲舉王仲宣公讌詩曰揚桴兮撫鼓毛詩曰簫管備春榮誰
不耀善本作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交白首同所歸濟曰

俱耀歲寒不凋落者亦少也喻平常之時誰不相親至於
急難而在者良亦希也言我投分義寄於爾與金石比堅
白首與爾同歸於終也善曰春榮喻少歲寒喻老也周易
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
後凋阮瑀為魏武與劉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記意分猶
志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漢書
曰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也易曰殊塗而同歸世說
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收石崇同日收
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岳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
雅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集詩乃成其讖王隱晉
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特
為小吏給岳岳於秀不以仁遇也

王撫軍庾西揚集別作一首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王弘為豫州之

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又曰庾登之為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淦口南樓作

謝宣遠

善曰瞻時為豫章太守

祇召旋北京守官及

善本南服

翰曰祇敬也謂庾西陽召北還也守官謂宣遠南赴

職也服諸侯之國也善曰言庾被召而旋帝京已守官而莅南服也左氏傳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南服南方五

服也方析舊知對筵曠明牧舉觴務善本飲餞指途念出

宿銑曰方並析別曠遠也明牧謂王庾也出宿此郊也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注曰方舟並兩船也揚仲

武誅曰惟我與爾對筵接机蒼頡篇曰踈曠也舊知庾也明牧指王撫軍也劉琨答盧諶詩序曰舉觴對膝毛詩曰

出宿于濟飲餞于禰陸士來晨無定端別畧有成速向曰衡贈弟詩曰指塗悲有餘

畧畧也言來時未期離別日畧急速頽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榜人理行

廬輜軒命歸僕

濟曰頽陽落日也言日暮去者理舟還者命駕將辭也輜舟也輜軒輕車也

善曰楚辭曰日馳馳而下頽張揖子虛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說文曰輜船頭也吳都賦曰輜軒夢擾

毛詩曰輜車鑾鑾楊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輜軒之使分手東城闥因發櫂西江

澳人善本作澳音郁良曰闥城曲澳亦曲也善曰說文曰闥城曲重門也音因爾雅曰澳隈也郭璞曰今江東

呼浦離會雖相雜

善本作逝川

善曰言離而復會雖有難也逝川豈往復踰時不留也

相親之理但逝山川之流豈有往復之義嗟年命之速而合令則復離親或為難非也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翰

讀版也言一尺之版不可盡其情也善曰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杜篤弔比干文曰敬申弔於比干寄長懷

於尺牘也說文曰牘書版也

於尺牘也說文曰牘書版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靈運為永嘉郡守用

陽郡圖經曰方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下有湖水舊揚州有四津方山為東石頭為西

謝靈運

銑曰方山在江寧縣靈運為永嘉太守故鄰里相送於此作詩

祗役出皇邑指

善本作相字

期憩區越

向曰皇邑京都也憩止也區越越之別名善

日役所蒞之職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曹子建詩曰清晨發皇邑毛長詩傳曰懸息也史記曰東越王搖都東甌

時俗號東甌王徐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

廣曰今之末寧也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銑曰纜繫船也言解纜及潮將去懷其故人不能即發善曰吳志曰更增舸纜然纜維船索也力斲切西都賦曰攄懷舊之蓄念

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物難可歇積病

謝生慮寡欲罕所闕

良日折折風吹木聲也含情謂含別離之情言舍別離情已多感歎遇此

風物更益難歇病病也言積病是慙懣生之慮但能寡欲則希有其闕失善曰王仲宣公宴詩曰含情欲待誰古

詩曰所遇無故物說文曰資此求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

日新志音塵慰寂蔑

翰曰伊惟惟思曰資寡欲之理為幽棲之道豈須思年歲之別各勉日新

之德時附音塵慰我寂蔑之懷也蔑無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曰山居為棲周易曰日新其德陸機思歸賦曰絕音

塵於江介荀組七哀詩曰轍兮轍兮何其寂蔑一作減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

五言善曰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興里吳

舊亭也梁書曰范雲齊世為零陵郡內史

謝玄暉

銑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稍遷尚書吏部郎時江

祐等謀立姚安王遙光朓不肯後遙光收付獄死新亭名范雲代為零陵郡內

史善周銑注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

向曰洞庭山名黃帝奏咸池之樂於上瀟湘江之別名帝女游

之即楚辭所謂湘夫人是也善曰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澧沅
風交瀟湘之川郭璞曰言二女游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
五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蠶也楚辭湘君曰帝
子降兮北渚王逸曰帝謂堯也姚皇女英隨舜不反死於
湘水因爲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善曰歸藏啓筮曰有
湘夫人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白雲出自蒼梧入于
大梁尚書曰江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濟曰驂馬輟止
漢朝宗于海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也夷猶悵望見
謝在陸故云停驂范在舟故云止棹善曰鄭玄毛詩注
日驂兩騂也蔡邕初平詩曰暮宿河南悵望天陰雨雪傍
傍楚辭曰君不行兮夷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良曰周
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處爲廣
平太守三十年帶訟一朝斷史籍籍甚也司馬相如謝病
居茂陵言今求爲此善曰言范同廣平而聲聽方籍
已當居茂陵之下將於彼而見求王隱晉書曰鄭袤字林
叔爲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欽宜帝謂袤曰賢叔太
匠渾垂稱於平陽魏郡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邕繼踵此
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在郡先以德化善爲條教百

姓愛之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
憂翰曰上未能及周處之籍甚下未果同相如之謝病故
事俱已矣對此江波之上空懷離憂善曰楚辭曰思
公子兮徒辭憂

別范安成詩一首

五言善曰梁書曰范岫字攀賓齊代爲安成內史五臣同李善注

沈休文

平生

善本作

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向曰言少年之時別離

春秋既富前期非遠分手之際輕而易之言不難也漢書灌夫傳曰生平慕之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充上與李夫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人書曰每至當別未嘗以爲易

時濟曰言今同其衰老非是別離時恐不復相見善曰言年壽衰暮死日將近交臂相失故曰非時也蜀志曰宋預聘吳孫權捉預手曰今君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
年長孤亦老恐不復相見也

良曰勿以此一樽酒爲輕生死無期明日恐不得與之重
持也持執也 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復酒將以贈遠人
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識路約云同此無以慰我相思
之心 善曰繆襲嘉夢賦曰心灼燎其如陽不識道之焉
如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能
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
道即迷不知路遂迴如此者三

文選卷第二十 終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